

籌
遼
碩
畫



—

籌遼碩畫卷之七

戊午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夷虜東西合兵開鐵萬分
危迫懇乞

聖明速勅薊鎮兵丁刻期出關以救剝膚之患以
遏長軀之勢事據開原道稟稱二十五日丑
時夜役口報有東夷不知其數在松山堡邊
外下營犯在卽刻勢甚重大同時又據夜役
邢大漢稟報有西虜巴領兔憨合宰賽煖兔

卜兒亥各營達子已上了馬只在一二日犯
搶南朝同時又據李應元報稱先十九日奴
酋攻尅撫安三堡之時蒙道協分付差通使
萬國輔飛馳北關金白二酋寨內調兵援勦
金白二酋堅執不允只說保守家事夷情叵
測事難逆料等情到職職念松山等堡民雖
已歸併大城堡內僵五百人防守賊必有以
三四萬扎營待戰以數千圍繞攻城我兵仍
止數千又不敢戰又不敢救恐五百守堡者

且徃遺之擒矣况前尅三堡時止添有宰賽
之三千今據西虜且以萬騎不知合攻一城
不知分犯各處向所恃者金白二酋爲我鄉
導爲我驅使今或見我勢弱慮恐嫁禍不免
有遷延觀望之心遷延觀望猶可安知不陰
逆陽順終聯奴夷以圖我乎此時卽再尅空
堡猶可又安知不乘勝鼓行以攻圍開鐵乎
開鐵儻難保全遼去其大半夷虜合爲一家
關東似累卵之形畿輔增卧榻之賊震及

陵京憂在社稷此非被髮纓冠之時乎職一面
先以旗傳開鐵云大兵已陸續前來一面督
發副將李光榮保定總兵王宣俱馳而東然
光榮統領堡兵止一千五百王宣選挑不過
數百沿途前去但可張聲助勢尚恐爲賊所
遮豈堂堂正正而足濟事哉職前所請宣大
陝西各鎮之兵不知得奉

旨否卽奉

旨猶覺爲遲乞先將薊鎮各標下家丁作速摘發

三千或朱萬良或張聰領之臺兵亦併摘發
二千卽以見在南將領之刻期出關救援如
兵不精強器不堅利者領兵將官聽從重叅
庶夷虜不致長軀畿輔得以鞏固矣

○兵部署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抵關聞警
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守事職方清吏司案
呈准經畧楊鎬前事到部爲照奴酋再逞一
日而陷我三堡幾同破竹開鐵之藩籬盡撤
遼瀋之情形益孤蓋岌岌乎危在旦夕矣賊

衆動以數萬騎而我兵分布各城堡多者僅
千少者數百卽自固且不能足况望其能救
援乎經畧楊鎬請先徵兵沿邊各鎮爲目前
戰守計再調川浙湖廣之兵兼募土著以備
征勦盖度彼已之勢審強弱之形不如是不
足以規全勝保完局也臣部就經畧爲折衷
薊鎮先已調發五千頗挑精銳今再于九標
十二路內各摘家丁百名或摘守臺南兵數
百是又挑去精兵二千四五百人矣近日石

塘路馮家峪之報溫首携有鈎板攻具似不止零竊而該路邊長空多防禦又不可無朱萬良此兵將應否調發是在督臣度薊事緩急何如耳薊鎮先議改募入衛兵八千人此兵見募若干亟應督發出關或以募兵未經練習將此項分撥各營路而挑選舊兵之勇健者赴援如經畧所摘調之數亦一便也宣大山西臣部先日請兵之疏亦嘗做東京事例各該調數千大同山西撫臣皆遺書於臣

謂卜素二酋方治兵相構勢不便于調發卽
薊鎮燕河路將調張聰于大同督撫卽移咨
議留矣臣部先議各鎮以見在兵馬調發而
陸續募補正謂西鎮非無事之日但論事勢
緩急調者不容時刻緩而募者猶可次第集
也陝西四鎮昔劉哮之變遼師亦直趨寧夏
則東西何嘗不相顧哉但人臣畫守封疆一
彼一此不能無分畛域徑調其精銳則兵馬
自慮空虚言乎召補則錢糧漫無着落宜各

鎮有辭于遼耳臣請立發新餉二十萬特差
本部司官二員齎解各鎮一面催押兵馬前
來宣大山西二鎮各發銀四萬兩以一司官
領之徑解至各巡撫衙門而聽調兵馬視經
畧疏請之數聽彼中總督自爲裒益總之三
鎮以萬人之數爲率甲馬器械俱備卽以原
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分
統之各聽其帶慣戰裨將所携家丁或千計
或百計徑赴經畧標下宣大以十五日爲期

山西以二十日爲期延寧甘固四鎮共發銀
八萬兩以一司官領之總解至三邊總督衙
門聽其分撥所調兵馬之數卽視其發銀之
數總之四鎮以六千爲率如經畧所請甲馬
器械俱備卽以原任總兵趙夢麟統之亦聽
其自帶裨將家丁徑赴經畧標下延寧以三
十日爲期甘固以五十日爲期其發去銀兩
每兵先給家丁銀三兩本等月糧草料本鎮
卽于額餉內豫給一月供其行資而沿途之

行糧料草視入衛兵馬應添之數于發去新
餉內一頓拆給以免逐程關支或致遲滯大
率每名安家行糧計費五六兩上下調兵三
千餘約費一千八百兩其餘銀兩卽以補各
鎮調去馬價不足聽其督撫移咨戶部兵部
于新餉內補給援兵入遼卽支遼餉視其原
糧之數或照遼丁之額而本部之月糧便可
另募補額之兵矣各兵有內顧者每名月給
銀六錢贍其家季終類報戶兵二部亦于新

餉內照數發補總不以遼餉累各鎮寧復有
趨起者乎通計七鎮共該發銀二十萬兩乞
勅戶部速爲處給俟各省直解到新餉補還太僕
馬價督臣汪可受見請買馬萬匹臣部正在
酌議似難再有責望矣史車二夷安撫宜鎮
東路者臣待罪宜撫時薊遼督臣王象乾曾
調至密雲挑選能控弦者不滿二百今越七
八年少者漸長數當愈昔然恐不能滿三百
也各夷生有男女俱給有名糧其調去援遼

者每名止給賞二兩併月糧俱留贍其家而行糧視各兵稍加厚焉亦各願爲効力但須得一驍將統領之耳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後先且至初謂大兵未集進勦尚無定期會議令杜松暫駐山海劉綎等暫于五府到任迨調集兵將稍有次第調遣入遼亦未爲晚今開鐵之報急于星火勢難少緩相應速令各將携帶家丁星馳出關聽經畧調度卽昌平總兵王國棟隨任家丁亦督令一併赴

遼此際遼人之望援兵不啻饑渴况各丁皆
慣戰先登之士真所謂當十當百者乎至于
山東撫臣中軍項日李長庚遺臣書謂東省
比年多盜自本官至而練兵飭武賴此以安
戢且勿推陞臣部旣調登州防海之兵不便
調其得力之將古北路中軍滿桂督臣汪可
受業咨用之潮河川矣其張定蕭升王宗陸
尹克泰杜福楊相曹邦輔等不妨移會各鎮
督臣徑自檄取此經畧得以便宜行之者也

浙兵及川貴土兵臣部初亦議調有謂水陸
步騎用各不宜跋涉路途氣亦易竭不如就
近調募而劉綎一稟揭至謂川貴兵出入崖
峪埋伏攻擊是其長技馬戰堵殺亦稱便捷
且鞍馬器械多其自備招集不一月可致數
萬皆舊所歷戰統率之人大非烏合之比此
亦李牧思用趙人意也臣已兩次馬上差人
于中途趣之浙兵及湖廣永順保靖二司土
兵征播征倭時俱曾調用請如臣部前議各

調發四千以一驍勇將官統之徑自度遼一
切安家行糧或支本處錢穀或動解京軍餉
皆有成例可以覆視也臣愚每念南北徵兵
海內騷動遼左如募土着數萬可以撐拒亦
不願紛紛調外兵今度此事勢必非遼左兵
力所能獨支不得不倣東征事例以調發爲
請楊鎬頃過都門意亦不欲輕調南兵出關
之後見奴勢張甚沿邊諸鎮徵發有限亦不
得不議及湖廣川浙之兵矣盖今日救遼非

止爲遼正爲京師門戶計也禦盜不於門戶
外迨其延入堂奧持挺而逐之豈有及乎揚
鎬此疏盖趙充國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之意
旣經具揭前來相應亟爲題請懇乞

聖明立賜裁斷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勢甚危遼餉甚迫謹
再陳那借之策以救燃眉以保疆土以免震
京師事照得奴酋么麼小醜而狡詐異常每
伺我不備狂逞攻撫順等三堡則破攻撫安

等三堡則破忽然來以乘我又忽去以怠我
彼有取卽獲我隨在失守若怠而不急爲備
則彼有拉朽之勢而我有破竹之形全遼之
地恐爲此酋席捲長驅之所矣臣奉

旨那借措處業兩上封事百般嘔心昨閣臣傳奉
聖諭仍欲臣上緊多方那借設處務使軍餉不缺
臣有心憂杞無術點金凡遼之京運額餉上
半年二十六萬餘已爲解發訖先議新餉一
百萬及帑金十萬在京者俱解惟借南京者

未發尚有待于

明旨也近據總督及經畧揭帖及通國公論遼餉
非再得三百萬不可臣聞之寢不能寐食不
能咽也夫以三空四匱之時而云三百萬何
多也然以固守封疆并征勦叛逆之舉則三
百萬不爲多也聞彼兵來如驟雨去若飄風
在遼之舊兵旣弱而新兵又寡所謂宿將又
多未到是遼今日真爲無人之境可不寒心
哉况遼左有失則京師危遼左可守則京師

安以安危之計付之經略而經畧無兵無餉
勢處其窮請兵請餉急如星火若機會一誤
則後不可爲矣臣與司屬等官私爲商確欲
不奏瀆則勢不容已致誤國家則臣罪滋大
且臣部及臺省諸臣前後條陳措餉疏無慮
數十上而得 旨者惟臣部二疏先疏六款
業已馬上飛遞去矣近日十一款亦爲馬上
飛遞去矣然以地之遠近料之近者須一月
外遠者須三月外今遼勢急于呼吸是時不

能待也况搜括不過數十萬是數亦不能多也近聞臣同官尚書張問達昔日撫楚時爲採木乏用議借湖廣監稅一年荷蒙我

皇上俯允至今賴之夫採木可留稅今東事危如累碁獨不可留乎楚中可留稅今省直徵調紛然獨不可留乎盖此稅原係一半解部一半解監者若並解監一半俱解太倉以一年後卽止仍舊亦爲便計查得湖廣迤東則有河南山東南京江西浙江福建蘇松湖口臨

清天津河西通灣等處雖多寡不等亦可積
少成多而濟急也又查得湖廣迤西則有陝
西山西四川廣東廣西等處雖多寡不同亦
可積少成多而濟急也蓋動天下之兵宜動
天下之餉民窮財盡既無所處現在稅銀自
宜借及况稅未解入尚屬外府留之自外于
內無損捐一時之監稅莫萬里之封疆孰得
孰失何去何從願

皇上決擇于斯也不然遼陽城薄不可爲守兵勢

寡弱不可爲戰且奉 旨起用諸將尚未卽
到止督臣經畧二人方在徵兵又苦無餉恐
奴虜突至必無幸矣臣痛今日之遼病已漸
深是扁鵲望之而走者也夫天下事至于扁
鵲望之而走卽窮天罄地而無救于危矣毋
謂臣言不亟也伏望

皇上軫念遼左阽危干係社稷封疆逼近京師與
當年征倭播不同俯允臣請將各處稅銀暫
留一年儘見在者先解濟急其餘續解仍將

各額數預先報部庶遼左安則京師安京師
安則四海免于驛騷而天下之民舉安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左日急一日遼餉
日緩一日仰祈

聖明勅諭南北臣工星速借奏以圖共濟時艱事
先是酋之敢行猖亂陷我三城而旋退舍也
卽明知其狡焉叵測或圖爲再舉在秋高馬
肥之日不謂乘我無備就此夏月糾集東西
諸虜不頃刻而再破三城盖臣往始聞遼變

時有三議二防一䟽卽云建酋馬喜食夏月
河邊柳英逆料其狂逞不在秋而在夏也臣
不幸言而中矣夫奴先後尅去六城中間敵
臺多至一百一十五座自撫順至張家樓子
幾可三百里近復蹂躪汎河懿路之間懿汎
危而瀋陽危瀋陽危而遼陽危漸及廣寧且
岌岌乎易如破竹奴之勢何綦洶也聞奴住
牧險隘背枕巉巖凡議事則率諸子登巔頂
密言卽奴將領無一知者子八人除長子羈

言通石畫 卷之十 十三
囚未知曾否釋放每領兵皆諸子爲政而一切事權不寄闔外且也霎時議兵霎時出兵霎時進兵或霎時退兵來如驟雨去如飄風閃爍迅疾而不可方物奴之計何綦詭也奴來以五六萬騎而我之抵敵奴者不滿數千奴衆我寡奴強我怯奴以主待我客以逸待我勞以數十年蓄謀待我倉皇猝應而至于束手無策往時與北關可恃爲鄉導近則北關畏奴方惴惴有戒心又恃朝鮮可爲犄角

流聞奴且欲與朝鮮締秦晉子女之好奴之
窘困我何綦迫也今日議調薊鎮兵矣議調
宣大延榆一帶兵矣議調川湖浙各處兵矣
議新設山海關總兵杜松令其到關卽出關
矣議新僉書劉綎官秉忠柴國柱諸將俱俟
到日卽赴經畧聽其指撝分兵翼援矣夫此
遠近調兵總計不知若而人新設諸將帶領
家丁不知若而人千萬成羣責以枵腹荷戈
微論長驅夷虜自外來者不可禦而只此脫

言通研畫 卷之十 十四
巾士卒從中變者恐尤難支矣故今日需兵
需餉事急燃眉乃徵調有期而糧糗未備則
不能不仰嘆而欲墮賈生之淚以無從也夫
尚方積餘緘滕日固此聽

聖衷之自轉難容臣下瀆陳舉朝口噤舌咋姑不
必論獨措餉一節除戶部兩疏得

旨陸續通行省直外臣不有措餉三議乎不有錢
法一疏乎錢法雖權子母之厚貲難免歲時
之延緩至三議中有請差督餉一議拜疏後

衆論焚焚或謂搜括不便于藩司或謂錢穀
原專于糧道臣卽未敢獨持偏見靜聽

宸裁至若俊秀輸貲則東省救荒近事具在上食
半扣則徃歲征倭成例可循柰之何竟留中
不報也顧此猶曰請命自臣子可否俟之

皇上耳若奉命惟謹乃臣子分誼南京戶兵工三
部昔借銀五十萬不有赫赫

明綸在耶而柰何僅以半解也據南戶部疏稱該
部庫銀共止二十三萬有奇所借二十萬則

言通石書 卷之七 十五
所存僅三萬彼執以爲詞猶若言之有故持
之有理至南兵工傳者謂兩部庫積尚饒卽
兩部自疏亦不及該庫多寡數目則大意已
可想見除南戶或仍照議定前數或姑減前
數聽戶部作何議覆外至于南兵工各銀十
五萬兩斷斷不可少減願

陛下速令如原數及蚤全解此臣爲留都諸臣請
勅諭者一也顧此猶曰近火而望救于遠水等待
少需時耳若輦轂之下岡寺水衡通國僉謀

非兩處借資不能救助萬一而問寺且先期
爲戶部折價之請則有疏爲督臣買馬之請
則有疏臣念寺臣職掌攸關自不能無說而
處此且馬價所從來原爲京師備緩急今遼
左旣危則由門戶而堂奧勢自堪虞此亦所
謂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而獨計京師緩着尚
可徐圖就裏通融終難堅執若水衡則大工
旣停原在可借况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嘗謂京社誠安卽茅茨土

堦從古且稱爲盛治封疆不保卽瓊宮瑤室
從古悉化爲丘墟一念於此水衡得無愴然
動容耶水衡于會議二十萬初雖少難尋已
捐發而通國僉謀更謂水衡于二十萬外須
大爲那湊臣晤計臣約以登門力懇亦不啻
數矣據經畧諸臣謂是役也非三百萬不可
只恐猝然之頃遽難取盈大約三二日內權
發得百萬以暫壯邊臣之膽暫安邊卒之心
其餘陸續再作區處庶于事體少濟而獨是

百萬先且難之又難頃接太倉兩主事交代
之冊除老庫八萬外僅存四萬餘金而各邊
討催年例如織如鱗皆未之應查巡青衙門
尚有二十餘萬若借以水衡五十萬罔寺三
十萬共可足百萬之數計臣明告

皇上急效持鉢貧兒惟今日

皇上沛德音曉諭諸臣以同仇之誼同舟之濟亦
惟今日少緩則遼左半壁城堡幾何而再堪
數數見告乎此臣爲輦轂諸臣請

勅諭者二也夫金錢則一庫有一庫之用那移出
納律禁森嚴官司則一官有一官之職伐庖
越俎昔人譏之矣今以別庫正項之銀而槩
爲餉用以不係司農之官而代爲司農用於
祖制則非經於官常則甚諄而臣之爲此饒舌者
是臣前疏所云處無可柰何之時勢行萬不
得已之權宜計臣清夜自思諒不以臣言爲
悞盖臣嘗以遼事譬救焚然當火發而家之
主伯號召焦頭爛額者于村落窮鄉至亞旅

而下平時或司門扃或守委積今亦各營各職恬而不之揀

皇上主伯也諸臣亞旅也

皇上所恃賴惟是計部條陳搜索省直正猶遠召
皇上焦爛于窮鄉而如所謂各營各職者在諸臣
謀國同心萬萬無此獨是危難迫切中發恤
皇上杞憂臣不得不以苦口藥言互相激發况乎
皇上借之一字就戶部對各部而言則爲借若論
皇上則南北總皆

皇上之財以

皇上之物力保

皇上之邊疆誰分畛域而直爲是拘拘也臣近見
經畧䟽揭及其傳諭報房語一字一泣乃

皇上一切置之後時以阿堵則日益緘藏以章䟽
則日益山積以官爵則日益印剋甚者主不
臨朝相不入閣爲今古罕邁我大小臣工儻
復拘文牽俗不爲行權委曲立濟顛危天下
事尚忍言哉伏祈

皇上一面諭戶兵二部卽議借銀確數具疏上聞
一面于應借衙門諭以大義令隨借隨給毋
執爭以悞大事臣曷任懇禱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急借部
寺現銀以濟軍興以保疆圉事臣自奴酋犯
順以來夙夜淵冰唯奏處糧餉是慮而無柰
太倉之如掃何前于閏四月間已設處銀十
萬兩卽命臣部照磨萬有孚起解矣隨又發
京運額餉八萬餘兩命臣部郎中李枝秀起

解矣往解銀者及關而止臣命二臣俱出關直抵廣寧蓋一面解餉一面探知彼中虛實爲後來轉輸計也昨萬有孚回悉言遼左情形臣不勝驚駭遼事急在旦夕則督臣及經畧所請三百萬之餉亦急在旦夕矣奴酋蓄謀叵測用兵甚詭聞其精兵健馬與煖宰連合已近十萬突來突去如風如雨而我人望之伏匿奔竄曾無一兵一馬敢出而犯其鋒觀奴酋再入已過半月而將官提兵不聞以

一矢相加遺則可知者蓋奴知我之虛弱久矣其所陷撫順撫安等城堡雖云六處而所尅墩臺已百十餘座所失地方自馬根單直至張家樓業已二百一十餘里其老幼之虔劉丁壯之擄掠及奸狡之歸降者業已數百餘萬又東距清靉北距開鐵不過二三舍一蜂擁而卽至而其城堡單薄外磚內土久未備葺不待衝擊而崩圯之形已見矣舉全遼之人膽已落而氣已餒卽募兵兩月應募者

少其人先有慙怯畏死之心故也又乃蠻獨骨諸虜素經奴兒今見其所犯轍克益有傲睨中國之心且傳語遼人我秋高大舉看與奴兒哈赤孰強蓋一虜狂逞而諸虜生心遼之危殆岌岌乎一髮引千斤也遼危則山海恐不可保乘勝長驅震蕩京師此時而罪兵餉之遲亦何及乎臣之力已殫無米可炊前䟽所請催徵等欸雖已移咨飛遞而地方寥廓勢難猝辨西江之水無救燃眉臣仰體

聖心不得不爲多方那借設處之計昨已於巡青
科道借銀二十萬兩爲山陝西調兵安家行
糧之費亦旣許以相濟矣其有現銀在庫可
以急借急解而急救旦夕之危者則工部及
太僕寺也竊見大工旣停主憂臣辱之時急
難不以相濟而尚涇涇職掌之是拘乎

皇上之輟工正謂有所輟于此將有所用于彼也
爲遼事而輟卽當爲遼事而用此而不用雖
輟亦奚以爲况急借于今日以圖破賊之功

而徐徵于異時以竣大工之業亦濟變之權
而先務之智也太僕馬價其見貯者較之往
年雖少而每年有拆色解入則所積亦不爲
不多矣昨少卿趙士諤疏中有云儻事未可
結局再有所需臣寺誼切同舟自難秦越視
緩急定有以應是士諤急難之心重於守職
而明許臣部之再借也况馬有拆色原備緩
急時勢急迫孰逾今日臣請于工部再借銀
十萬兩而于太僕寺再借銀五十萬蓋此餉

之借非徒爲援遼計也門庭之寇滅則堂奧
寧矣肩臂之患祛則腹心固矣脫遼左一旦
有不可支之禍則京師亦一旦有不可釋之
憂土崩瓦解解其患不獨在遼也脫遼事稍緩
臣猶可從容以俟外解之至而此何時乎臣
安得不亟亟議借也且天下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之財

皇上之財也自臣部言之似乎乞憐之窮計自
皇上言之誰非公家之藏則誰非公家之用詘于

善遠石畫 卷之七 三十三
西羸于東損于一日益于百年正富有四海
者之勝筭而典守者所不得錮其鑰也伏乞
皇上速允臣請卽日

勅下將工部太僕寺現銀如臣請之數工部借一
十萬太僕寺借五十萬旦夕發解以慰將士
雲霓之望以脫遼民水火之厄庶封疆可守
而撻伐可施矣惟

皇上之自爲社稷計也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應舉題爲日象大異可

畏國事可危懇乞

聖明早覺反危爲安事臣聞外人傳喧二十八二十九日日中黑闔爲變異常五月初一日未時臣于宅西空地親用水盆仰照見日旁有黑氣作態游移上下忽入日中日光盪轉不定若不能堪旋爲黑餅盖於日上黑出日光奄奄如紫少頃黑氣在外又作態復入日光盪轉黑盖仍如前奄奄變赤如是者三又變淡黃未申以後遂無光彩臣稽李淳風玉曆

通政中其占甚惡臣聞變不虛生日變尤大
四月之日變尤爲至切以其爲六陽之極而
陰敢犯也黑者陰象掩日最爲不祥臣亦未
知應在何等但舉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
建酋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
俟惟以甘結勒碑苟安目前養成豺虎使之
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徵兵索餉騷天
下而前後敗事之人無一奉
嚴旨樞臣家坐不來將臣懷疑不進朝廷甚急臣

下甚緩臣下甚急朝廷又甚緩無餉無銀無
兵又無成筭熟視拱手騰口以待時日聽胡
夷之交合爲嬰城之危計大言勦而恐不知
所守慮在外而又慮域中臣切不知其所終
縱倖無事不堪再舉矣何也力竭而難持財
竭而難繼法玩而不威不可收拾也夫

世廟之世南倭北虜並發卒以不危者何也法嚴
而任事者惴惴也故以兵部尚書翁萬達自
潮州二十七日到京尚被嚴譴且財賦有餘

武臣不乏名臣名將得以便宜從事故雖亂而卒平今萬事隳窳以天下之大賦稅非減于前事例日多于舊太倉銀庫何以若洗臨德徐淮四倉昔皆三十萬名爲備郡國荒以代轉輸實陰備有事日師行糧從之用也今乃不及數萬漕運以秋爲期先臣于謙當也先之變所以得留漕卒自益也今踰期不到漕卒亦大不如額太倉糧餉昔足支數年今能有幾昔時通倉米多于謙恐爲虜資請給

官軍一歲糧俸聽其自運以餘米爲之直今
不知所積多少議者但欲招兵而不急催漕
運師旅叢聚量沙難飽變且中作且各省招
募卒非精卒費銀又多且恐未必中用不如
發銀聽大將自募其募必精精則可少矣精
卒一可當三精卒三萬卽可當十萬矣如以
兼人之餉餉一精卒十猶贏四猶之費也與
其以不練之卒充數而無用毋寧發銀聽其
自募之爲精與其充數多而糜餉毋寧兵精

數少而餉猶可支又况處處招募將令奸雄
生心卒有澤中之呼海外之警首尾衝突肢
腹單潰此立蹶之道也

陛下視朝中文武吏有可倚仗者誰如有可倚仗
必能發夷禍于數年之前處餉銀于不虞之
備何至今日倉皇驛騷計無復之但以內帑
爲恃乎萬一城門晝閉更有何策臣願

陛下先自備言兵言餉言法言域中事事停妥毋
生後災而後可言勦也如其不然願察日變

臣聞緯發恤周漆室憂魯况于蒙恩澤被寵
榮者哉行取諸臣久覩時變必有奇謀宜令
條畫以資朝闕閣臣一人斷不能獨當其任
宜得知兵者參其事宜今朝臣悉舉在官在
家習知兵陣真心任職之臣以修實政仍舉
草澤奇武材傳至京師仍

詔朝臣克廣德意和衷廣益破藩籬求功實惟賢
惟能有益于國者是與毋以意見橫生猜疑
凡事議定而後行期于成效毋或二三

勅内外文武百執事各修其職所職不效必罪無赦亦無或故爲撫拾撓亂職守使人不得盡其用得以逃咎分責

陛下宜深加修省臨朝咨詢得失登進賢能允下考選使官充其任事責其成毋滯奏章修

祖宗故事振持綱紀一以令甲從事其有誑誤觸犯心忠而跡狂其才有可使者施以不測之恩使感奮自效而重朋罔失事違命自恣之罰如此法一立亂不定變不弭臣未之聞也

○直隸巡按潘汝禎謹題爲條陳薊鎮事宜仰祈
裁議舉行以重秋防事臣觀薊路一帶一墻
之外虜卽逼處以故薊之防守視他鎮宜密
薊之功令視他鎮獨嚴而今日之薊何如哉
意氣頹于承平膏脂竭于撫賞數年以來一
切睚虜媚虜養虜之驕者雖漸去其故而要
之邊長則綢繆之難力分則聯絡之難犬羊
豢養則操縱控制之難故以夷情言之三表
不絕五利未收濫惡之物非不禁也暗加之

賞非不杜也無柰獸性不常如夷婦阿卜亥
近日如喜峰路今年欲領明年之賞從來無
此要挾虎墩兔憨又駕讐飾辭率領五千騎
接包明欲乘機入犯效撫順故智因有備乃
止至于駱駝滿酋其子卜荅做賊不了温布
軟梯鈎杆又蓄謀方深是撫賞不足恃也以
兵力言之凡此三協除各標營外每協兵大
約不過二萬有奇分之四路每路止以千計
分之各守提止以百計又分之各信地各墩

不過以十計卽老弱與影射之弊已革卽占
役與賣閒之蠹已除然冊籍實在止此人數
設虜以千騎數百騎闖入而此爲百爲十計
者能禦之乎抑不能禦之乎多寡之勢不敵
勝敗之形已分是兵力不足恃也以地利言
之墻以外虜所處如弓絃平原曠野任情住
牧其來疾如風雨其去速如脫兔而我內地
反處弓背崎嶇之險紆紆之途賊入而希救
援傳烽未必卽聞聞烽未能卽到况墻以外

凡深林茂樹陟頂可俯窺我神京四面如霧
靈等山俱屬虜有我墻內則若焚若焦一草
一木兵馬見之而喜採取衆苦架梁樸捉獨
供屠肆是薊之險要不足恃也則今日之薊
將安恃哉矧自有遼變以來督撫道府州縣
等官全副精神爲此奔波不曰募新兵則曰
發戰具不曰造盛甲則曰打器械脊脊皇皇
幾無寧人無寧日倘兵糧無措器具無資薊
惟有坐敝以俟脫巾之變呼庚之慘已耳幸

聖明垂惜因撫臣之請于新餉則有酌量分派之
論于薊密諸鎮用過的則有抵補之諭督臣
于此豈宜急遼緩薊而遺蕭牆之憂哉今秋
高馬肥隄防喫緊於不足恃之中而早爲之
計則臣有十款敬竭其犬馬之忱仰質

聖裁

一曰補練宜速夫薊遼脣齒相倚手足相應左
臂旣潰正被髮纓冠之時薊門兵力原弱朝
而議調夕而議補始爲長策昨督臣因錢糧

無出又以所調皆貼防之兵欲徐徐足額而臣以爲斷不可不亟補也今有空虛募補之旨矣各道宜照原額急爲召募分屬填補守信地者仍守信地聽應援者仍聽應援且無日不討軍實而訓之使將識士意士識將心務期人人可用蓋所調者皆薊之精銳卽補而不練猶爲無用况可併其舊額坐視缺乏若慮奴酋旣平之後調兵撤回新餉停止原額之糧不足兩給臣以爲邊長如薊方苦少

兵卽多方籌處新舊兵俱用之于薊亦未雨
綢繆之急着是補額訓練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戰調宜審臣昨見二三路將恨滿酋之屢
犯欲領兵直搗幔帳以張撻伐臣甚壯之但
漢過不先師貴有名若輕率以出毋論長驅
深入兵法所忌卽兵不留行恐混殺屬夷反
滋口實不若用力偵探乘其大舉屯聚一鼓
殲之境上亦堂堂正正而張

天朝威靈乎至於調兵調將遼事誠急而薊門

邊防尤重則兵之必不可調者南兵是也將
之必不可調者朱萬良是也沿邊烽臺夷虜
無日不窺伺而所憚者南兵扞禦之勇卽南
兵漸有妻子之屬視其臺如故業亦日夜慎
守焉儻調選以去一時豈能補額卽補額矣
一時人地豈能相習烽臺何地而可若此至
于遊擊朱萬良滿酋母子所素憚其驍勇機
智于講賞足以抵抗况馮家峪酋旣挫去必
圖復逞目前該協方移兵助防而萬良且撤

之去乎其不可調不待智者而決矣是慎戰
止調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要地宜防夫薊門之功要于匹馬不入然
不慮其兵來而獨防其馬入何也蓋以凡此
綿亘天險其扒山踰嶺而來者不過竊賊其
何能爲惟是要害之地胡馬一嘶

陵寢便震然臣遍歷潮河川喜峰口劉家口等處
豈惟匹馬哉萬騎馳騁可衝突自如且朝入
此而暮抵京師要害莫甚先臣戚繼光時爲

此慮或設長橋橫空或設營兵防拒而數十年以來則梁橋無存防兵稀少臣周視締觀不勝驚怖竊慨小庄小堡往往堅造而獨于此濬築莫施非不爲也時詘舉盈卽繼光復生未易措手爲今之計急則治標凡胡馬可入毋得泄泄宜于各協家丁或聽援標營擇其銳者千人以外領以一智勇將專守其地每日卽于衝口操演結伍披堅巡哨使信砲之聲車馬之迹相聞相聯諸虜見聞定爲斂

戢是大舉之地防兵最緊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偵探宜明夫薊鎮虜穴與州縣相距率皆

二三十里雖延寧宣大未有剝床如此者先

臣歷相險阻創設樓臺置立兵軍以伺偵探

謂虜之闖入內地我固無如虜何也若其偵

探得明虜亦無如我何也今虜謀日深秋防

日亟各道于尖哨等役務以強壯勤謹之人

充其選探的卽加厚賞不的立加顯罰而于

樓軍烽軍各分路提註名在臺造冊在道每

出不意多方查點離臺者千把而下并治以
罪必令晝夜俱謹耳目咸明無論零竊卽大
舉而樓臺砲傳官軍俱集虜何能得志于我
哉盖內地庄疇相聯城堡並峙主客官兵防
守頗密獨是臺烽偷安支瞭不勤時受虜患
故哨探之聲息一聞虜來之緩急可決是臺
烽偵探秋防第一義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南兵宜恤夫涉險登高便捷無如南兵然
彼時南兵無人故先臣設以南將使之徃募

率領而來其精神自爾相洽近來則南兵不
召而集所爲南將者徃徃北其人南其民兵
之視將塗之人耳加以南兵月糧饒厚其將
視爲奇貨剝削侵漁視北爲甚故南兵之恨
其將深矣今南將已裁南兵之害已除當此
更新之初卽宜策爲萬全凡南餉之分散道
臣親給之其路將守提不敢問南兵之補額
亦道臣自募之其路將守提不敢問一切支
瞭防守各路可時爲稽察必不可歸南兵于

其握中蹈拒虎進狼之譏但南兵固以支瞭
爲職尤以操練爲業先臣不有臺操之法乎
畫地而分操之計日而時操之技藝精工旣
長技在我信砲常震自先聲奪人是南兵之
歸併各道勤爲操練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保甲并守夫華夷之地僅界一墻虜穴民
居錯趾接壤當事者謂民居之衝也防以軍
丁築以城堡曲爲之圖柰彼此不相習民苦
軍之騷擾曰彼喫錢糧也柰何以衛我溷我

軍苦民之把持曰我護若屬也柰何以勞我
難我於是卒有緩急多以不相能而每每推
托失機今宜倣保甲之意沿邊鄉民與其地
防守軍丁造一花名總冊編立字號每夜輪
軍幾名鄉民幾名上城巡邏上山瞭望一有
警急同心衝打合力防守但能偵探堵截則
民與軍同功旌賞不則同加究問夫以鄉民
之精神力量保鄉民之性命身家誰甘坐視
况重賞在前嚴罰在後有不鼓舞悚惕者乎

卽近日滿酋之犯馮家堡其時防堵鄉民劉大江等實與有力此臣所親見者以民爲兵不費公餉荷鋤扶杖之人皆成勁敵寓兵于民責成有司卽有奔走巡緝之勞實無擄掠屠殺之慘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夷市當防夫夷饒于木料由潘家口桃林口入而與我內地之民貿易布貨等物絕之不能激之不可柰換手奸民數百成羣蟻聚鷓張刁難射利使木夷坐困含憤啓釁實爲

隱憂臣俱嚴示厲禁潘家口如徐應選充騙
以致木夷持斧劈門則縛而問之王廷用等
盤據縱惡則訪而擒之然人多則奸叢已經
撫臣審革幾半此後宜著爲令遷安遵化兩
縣之外其他不許營充而兩縣充當此役者
大約各二十人而止且爲之平價不得任意
減增又爲之立限要于隨到隨易宿蠹其有
廖乎然此爲恤夷言之耳至于夷人鱗集口
外或以賣木爲由混雜窺伺乘機生奸我內

地人與之相狎相玩隄防盡弛撫順之故事
行且再見于薊查潘家口已有專官設兵惟
是三令五申責在該道若建昌一路南將已
裁南營已空正對桃林河流口等處昨據居
民惶懼紛紛赴臣控告宜以建昌車營移居
南營城內原有人馬以二分輪守桃林以一
分仍在建昌防守冷口如此設備庶夷人無
所施其衝突是木夷之恤防口之兵所當亟
行者也

一曰勘功宜覆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卽堯舜不能治天下况薊之失事其法較嚴則其功最宜亟錄乃孤山之捷斬首級二十一顆而東協大毛山以斬馘爲先聲西協艾窆等以殺賊爲後勁已經前關臣覆勘叙錄朝到部而夕議覆豈顧問哉乃延遲至今未覆此何以故如謂此零星之功可置不問則各堡各路倘被虜撲殺幾人擄掠幾人亦以此爲零星之罪而束之高閣乎抑或謂賞案未結俟

言通碑書 卷之七 三十六
滿旦事竣徐議未遲彼之款服無常此之公
案已定設有失機之罪亦挨排歲月俟竣役
而後議罰乎雖掩敗爲功以少爲多近日邊
疆通套第薊門去

神京咫尺聽睹最真誰爲掩護關臣勘而不覆
安用關臣爲從此薊鎮卽有應叙之功前車
爲戒行且相率噤口結舌厄皇華之心隳戰
將之志滅賞功之典一舉而該部之戾多矣
獨不思共知共見公案豈一人所能扶持而

如林如雲之仰望不甄叙何以服其心乎若
云督撫尊官厚祿或無需此而各將血戰作
何優叙酌往勸來斷不可已矧今疆場有事
賞罰更不可稽是議覆勘疏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資格宜破目今功令所用武弁詎不曰世
職耶武科耶此外有納級有行伍兩途據所
睹如尤繼先以家丁起曹文煥以夜役起芝
草無根醴泉無源鼓刀負販虎變不測從古
而是又何必拘拘以世系律行伍至于納級

之例相沿已久大約三種有腹裏素封銅臭
與夫已罷佐領藉此以圖升級者有草澤英
雄膂力過人膽氣自雄不惟承襲無路抑且
文墨不通只得藉此爲效用之階者有將種
世胄生而承汗馬箕裘習韜鈴方術胤襲歸
之長子嫡子彼雖綽有門風無繇列名仕路
不能不藉此爲進身地者如此三項彼夫銅
臭與罷吏冒級自榮所當永棄舍此外凡能
斬將搴旗弓馬爭先矢石不避而陣斬首級

又顛數可驗功次可查其當與世職武科并用一體推陞又何疑乎以殺賊爲案以戰功爲程則無功者不能鑽營濫冒而下之倖竇塞有功者不得遠嫌拘常而上之登庸公況此時尤當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以收豪傑之用者乎是資格不可拘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軍力宜養夫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振士氣然氣必精力素壯而後能倡彼以赤貧窶戶一入軍伍月糧爲命卽其精力也額數幾何

而衣食于中仰事俯育于中與夫一切有名
公費派辦取給于中猶未已也傍門漏卮千
蹊萬徑莫可究詰試觀鎮協以至叅遊都守
人人有軍在在有卒能飲水乎茹蘖乎常例
却乎一錢不取乎死喪恤乎甘苦與同乎舐
癰和藥若古賢將如家人父子乎舍是則其
氣已與軍卒不相聯絡况其貓鼠也相臨之
體蕩無一存相殘之孔巧爲百出其鷹鷲也
層層有竇視爲固然等等相食不奪不饜蓋

總歸于軍丁錢糧內百端科索凡此卒伍竭
力以承又何怪其不日耗日削以至于盡而
氣索然餒哉又安能鼓其氣前往與強虜對
壘爭烽爲國效命哉道路所聞人言向年鎮
協以下無節無餽無季無程施者極其誇張
受者毫無顧忌甚至覲面揀擇稍有不堪卽
爲嗔罵不復知禮義爲何物至于星相優人
之奉猶屬二天此亦今日薊鎮大小將領之
鑒也臣近考察各協得一戰將不勝愛之重

言通石畫
卷之七
三六

之得一廉將尤不勝愛之重之何也戰將所
鼓者一人一身之力之氣而廉將則能以一
人之心鼓千萬人之力之氣安得人人如此
軍無剝削士氣壯盛所向無前哉宜行之各
道廉者特聞不肖者卽報是懲貪崇廉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十款詢之輿論揆之利害非
關薊門之至切至急者不敢以溷

睿覽而懾服夷情恢張兵力增壯險要端在于此
豈非永永可恃者哉伏乞

陛下卽勅該部議覆轉行薊鎮文武大小諸臣遵
守以爲秋防之計若其中有昌保兩鎮天津
海防可通行者容覆議後臣擇而行之于彼
由此巡歷所至更得昌保等處利害又當另
行列款以聞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謹揭職前疏爲遼餉請借
工部銀五十萬蓋謂該部大工奉有停罷之
旨而戶部又奉有各衙門那借之

旨遵旨而言非創言也職疏上而該部堂官一疏

四司官一公疏又一公揭雖未明言職疏之非而意已相左職讀司官疏云累年一百萬兩原備三殿三門鼎建經始之需據此則百萬之數原爲專備大工明矣該部旣奉

旨停工則亦宜奉

旨那借明矣乃大工專隸繕司與每歲四司各監局年例原無相涉今職所言者大工一項而揭中所言者監局各項職所請及者營繕一司而揭中所臚列者合虞衡都水屯田各司

且據揭之硃語云錢糧解貯有限支用頭緒甚多及讀其臚列之數頭緒果多然別項什一監局什九如第一內官監修理成造物料第二內官監成造細草紙第三內官監裝鰲山燈只此開卷三項視遼事果孰輕孰重耶其餘多款盡皆此例且支用有二年一次三年一次五年一次眎遼事之危在旦夕者果孰緩孰急耶且聞該部所最拳拳在內官之冬衣靴帽等銀稱爲年例支用之必不容已

者夫職巡視光祿首尾六年餘矣二十四監局每月粟米銀非光祿之年例乎巡視太倉半年矣御馬監之料草銀供用庫之香蠟銀非太倉之年例乎職因庫貯空匱屢疏

上聞或請全裁或請半給卽

俞綸未下而監局唯唯縱其以近習恃恩密奏亦未見

主上赫然震怒及職繇斯以譚倘該部庫貯果匱傳派不時諒明主可以誠動監局可以理遣

而該部之可以執爭不待智者而知也况大
工自大工監局自監局假令遼左無變大工
不停縱百萬數內暫爲

一二王婚禮不無偶借其各監局亦敢冒支大工
分毫耶且嗣後外解豈遂全無可支者耶疏
云轉眼秋冬一切監局等項未審從何措辦
恐一旦奉

嚴旨責愆期又據揭云轉眼秋冬內府之常例急
需必按藉取盈執券徵負嗟嗟該部于中璫

之傳派抑何廩廩也夫遼左得喪繫

宗社安危職所重在

宗社而該部所重在中璫人各有見不同如此或
者曰該部不過先爲此語以便他日傳派時
藉口于職職謂不然蓋職借請旣停之大工
其何與于傳派而便以藉口乎然卽藉口有
何不可彼時職當以明告君父也職特因部
司有揭不得不一揭以應之耳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運道查核頗確謹酌議

便宜以濟軍需事先准戶部雲南司手本內
開遼左多事援兵缺餉議撥漕糧十萬石運
赴山海關接軍需查水陸路程及應用腳價
而水陸自天津至豐臺照河剝則例共該水
腳銀二萬兩自豐臺起旱陸路至山海關照
橋車則例共該旱腳銀八萬八千二兩照起
凍糧則例共該旱腳銀四萬兩若自通州徑
由陸運到關計程七百餘里照橋車則例約
該腳價一十二萬有奇照起凍糧則例約該

脚價六萬餘兩其中途之險夷車行之通塞顧募之有無未之知也仍用口袋十萬條又該銀九千兩其出食搬運下船落崖之數不與焉口袋一節或于經紀摘用俟糧運盛行之時令行處補此事之可辦者至剥船應用千隻大車應用五千輛脚價于何措處船車于何催辦相應移文順天撫按酌派各屬民車照例裝運等因到職隨該臣牌行天津道卽查山海運道有無險阻可行或可至某處

止或可通行至山海其船隻有無原設水夫
有無習慣文到作速查議確報候親詣查閱
去後看得山海兵馬輳輻糧運誠不可緩而
通州運糧十萬部議由陸運脚價遂議至十
二萬卽一半亦六萬又欲派及民間車輛無
論其中山河阻塞風雨連綿而民間車輛焉
得許多無已則惟折色與海運二者當議而
海運之說有言但至豐臺者有言可至前屯
者至前屯則太遠而遼海之風濤叵測至豐

臺則大近而大半之陸運爲艱今職親赴天津而詢各官及船戶諸人乃可徑至永平府樂亭縣馬頭營灤河口等處地方水路五百餘里而糧旣至樂亭則其去山海已近或用車搬運或卽于永平寄囤地方皆不患無米况船之載米每百石用銀八兩約十萬石祇用八千兩卽陸運二百里再用一萬兩亦祇一萬八千兩視部議通州之用已省十分之八且查該道有征倭餘剩銀一萬餘兩見今

在天津衛庫卽可支作脚價旣不煩民間僉
派又不費部中帑藏惟卽將漕糧見到者截
留數萬趨此六七月風順之時一葦可航惟
是督運必用委官今已行天津道查營衛官
朱拱臣等九員每員可領船十隻每官廩給
須銀二十兩以爲徃來之資而又須特加以
名色許以優升鼓其趨赴之勇至彼處卸載
必須委官收管容職行永平道預定職名一
二員督理一時運發不及者或賃定民房或

壘砌倉廠以待寄放庶無雨濕暴殄之患至
下船落崖必用僱夫搬移合卽于陸運腳價
內開銷裝載必用口袋而彼處驟議見做必
皆駭阻前部議已許發借用合無令每船卽
帶五百條至彼交付與彼處委官令其裝載
車運事完總計其見在破壞之數開報該部
可乎再照朝鮮之役遣戶部侍郎張養蒙赴
天津督餉于時由海南岸運赴金復等處經
由二千餘里險阻不常故運止數萬今由北

岸而又在關以內路近而穩似無他虞或卽
令天津管倉主事董理監管將南糧派定截
留某衛令海戶艤舟以隨兌其原來旗甲亦
須每船留一二人跟隨交割庶無推諉誤事
者也職查核已竣閱邸報見戶部以運米折
銀解山海關奉

旨海運之多阻而陸運之多費卽職初議亦如此
但奴酋之事結局尚無時日而遼左軍需供
用尚無底止儻日後倚辦不已則部中之折

色不能常繼而海上之方略又將講求于時
卒而試之又不如趨此查核有序之時事尚
可爲之日一面解銀一面運米卽不能必多
應或姑先發四五萬以開運道彼其風波無
虞路徑熟坦則數十萬之餉可以源源相繼
是又所當自今伊始者也不然今日廢格他
日又從頭做起日復一日無敢下手海運之
說徒爲畫餅矣况職所議水運之程五百里
道路酌中而職所請漕糧之運數萬石取數

甚少職所議之脚價查自外衛收貯銀兩不
費部帑其值甚約非漫爲荒唐大言無當者
也統惟

勅下戶部覆議

上請職無任隕越之至

籌遼碩畫卷之七終



上黨縣志卷之七
 地理志
 山川
 城郭
 學校
 名勝
 藝文
 職官
 選舉
 風俗
 物產
 雜考

籌遼碩畫卷之八

戊午季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添註右軍都督府僉書柴國柱題爲恭謝

天恩敬陳愚忠以滅奴酋以圖報稱事今年閏四月閱邸報見奴酋犯順殺將覆軍臣不覺髮上指冠切齒痛恨必欲滅奴而後朝食於二十九日接兵部劄付題爲遼事方殷謀帥爲要議請亟起謀勇舊將以備緩急備劄到臣臣卽率弟原任肅州叅將柴國棟臣子原任

山西都司柴時秀隨帶家丁二百餘名日夜兼程不避炎暑星馳赴京於六月初十日馳至保定府接見邸報該兵部題爲抵關聞警急議應猝兵將以資戰勦事節奉

聖旨杜松劉綎等都催他星馳出關以備調遣臣大恩方念奴酋猖獗我

皇上不遑寧處東顧深憂敢不竭蹙趨事以效裏革之報候臣所帶家丁到齊馳赴遼聽經略調度外臣謹陳一得之愚條議用兵數款重

將權明賞罰以專責成以鼓士氣法曰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若不假以兵權難以率士
今杜松有鎮守山海關之權李如栢有鎮守
遼東之權麻承恩有應援遼東之權而各鎮
調發兵馬又有趙夢麟張萬邦馬林統領臣
國柱劉綈官秉忠以添註各府僉書奉

命出剿奴酋欲自爲一營各僅有家丁二百三百
者無多兵不能成營欲與他將合爲一營又
掣肘難行懇惟

善述碑畫 卷之八
皇上將臣劉綎官秉忠照征寧夏事例假以兵權
庶各得效犬馬之力此將權之當重也法曰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曰刑一人而千萬人
懼今遼事孔急非諸邊可比若不賞以時及
則將士解體若不嚴刑峻法則誰肯用命必
破格懸賞以待有功朝功而夕賞夫官爲爵
士卒爲利爵勸利誘乃鼓舞三軍之機權也
至於將兵之用命與不用命係法之寬嚴何
如耳文法固當寬宜寬之平日方今遼左事

危如累卵于對壘交鋒之際寬其文法則全
軀保妻子之臣誰肯用命若有觀望不前致
悞軍機者毫不姑息則人人畏法而不畏敵
可以取勝若不如此嚴法則奴酋非他虜可
比此一興師所費財力不貲萬一輕忽則奴
勢益熾九邊之虜皆效尤而起其禍可勝言
哉此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一多用火
器蓋中國之長技惟有火器臣多經戰陣非
火器不能取勝今征奴不知幾路發兵大約

一路一營除各軍隨帶鎗砲外每營仍用減
虜大將軍砲一百位每一位用軍八名擡之
裝放用砲手二名馱火藥鐵子馬用馬軍四
名萬一步軍不足宜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
等處遞運所夫每所量調二三十名可以足
用臣在河西用大將軍砲以騾馱及臣奉

命道經河南直隸等處見所夫擡重物行步甚速
臣因問一夫能擡六七十斤日行百十餘里
似此便捷故臣以爲砲用夫擡尤便于騾馱

况一砲不過重三百餘斤以八名夫共擡之
是一夫擡三十餘斤可以任重致遠矣然火
器之利惟滅虜大將軍砲爲最大將軍砲得
四五百位可當強兵數萬臣不知遼東有大
將軍砲否卽有又不知足用否儻無或不足
用當速行打造如法若練用火器又必得人
如西寧衛指揮趙用賢百戶韓詔李可興莊
浪衛百戶王維賢甘州冠帶官臧計策臧計
科陳尚仁王明德大靖營家丁劉可英調取

各員役卽令各選善放大將軍砲手百十人
分發星馳前來軍前聽用以一教十以十教
百則火器之利賴無窮矣一山陝宜大等處
兵馬業已奉

旨調發法曰兵貴精不貴多臣陝人也知陝兵之
強弱如延寧之兵素稱驍勇而甘鎮之兵尤
爲精強陝臣奉命挑選知必以精強者前來
但恐器械不備臨時辦置不便臣請言之挑
選先儘精壯降夷降夷不足數選內司外司

必平日屢經血戰奮勇不怯一可當十者選之每隊五十名用鎗手三十五名弓箭手十五名馬馱砲二位鉛鐵子火藥照常多備每四人餘馬一匹豫備倒失仍給領兵官勘合將各軍鎗砲甲冑沿途馱載前來甘肅至遼東八千里若不給勘合恐將戰馬馱疲難以臨陣其兵馬甘肅寧鎮延鎮三邊多選之至於應用將領千把總等官無論見任廢閑副叅遊守指揮千百戶惟素日身經血戰夙負

才望志切報國者取之如甘肅原任叅將張
大紀原任遊擊保定汪海龍可用也其甘肅
所調之兵卽令三帥自選萬一有不堪者責
在三將至於各鎮選兵之官亦行令各鎮大
將舉其所知如舉用官員不當責在大將選
用兵馬不當責在選兵各官如此責成自不
敢以不堪者充數矣蓋奴酋強勝於他虜而
用兵多謀尤爲狡詐若不着實攻勦徒飾虛
文奴酋豈有自死者乎萬一不能實心行事

以致不能成功悞國家之事有臣子不敢豫
言者彼時雖正以三尺何益哉此將領兵馬
之不可不慎選也臣職在戎行不可越職言
事况用兵機宜調遣方略自有經略主持臣
又何言但臣職任將兵自此入遼面經略請
議事宜往返月餘不致遲悞乎此職不得不
冒罪陳言也

○南京陝西道御史趙紱題爲酋賊罪在不赦王
師慮宜萬全懇乞

聖明大發帑金以鼓士氣以伸國威靖邊氛安宗
社事邇者建酋犯順陷我城堡戕我將帥覆
歿我軍士擄掠我子女遼之受辱極慘毒矣

皇上赫然震怒議選將則選將議調兵則調兵議
添經略則添經略兼計臣謀士扼腕而談攘
臂而起求所以張撻伐之威者亦既無所不
效獨內帑五十萬衆方奢求於數之外而

皇上且儉嗇於數之中豈以是舉不甚大費耶抑
以城已破矣虜已出矣其事少緩遂視爲不

急之務耶臣視近日奴酋所上一書彼且爲
僭言以挑激我爲大言以恐嚇我彼不罷兵
我其能先罷彼呼我爲南朝我其能任彼爲
北朝今之兵固不得已而應之者也然其事
亦不易矣昔年王杲犯順遲三月而搗巢又
遲二年而後繫其頸以歸之

闕下今之建酋則又非昔比也臣宰盧龍時便
聞此奴久有逆志彼其增墉浚濠以爲固選
將練卒以爲雄鍛甲淬刃以爲利固以二十

年生聚二十年教訓而

廟廊上方且狃于燕雀處堂之安而不爲意甚
至以尪羸積弱之金礪易腹裏而邊方以沉
毅有謀之白養粹易邊方而腹裏臣聞養粹
遼陽團鄉兵禁通虜嚴治剝軍之弁力裁入
貢之夷三年內秋毫無所失胡至今日遂決
裂如是則酋密而我踈也今援兵漸至矣奔
赴之衆其能敵彼安閑之衆臣知必有待於
休息也募兵鱗集矣新聚之衆其能敵彼素

習之衆臣知其必有待于操練也百人之必
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蓋言兵不在多也
兵不知戰以將予敵蓋言兵在訓也顧一人
有一人之費一日有一日之費孫子云軍無
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今合南
北所湊僅僅得百十萬數其餘所議則猶屬
畫餅望梅耳先儒朱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
備他用兵進取不時之需我

皇上褒貨物宇宿鏹充棟連年議賑饑議濟邊俱

書通考卷之八
慎重不發臣知

聖意淵微固自有在而今猶非其時哉不然有兵無餉與無兵等耳遼不守而薊隨之薊不守而京師隨之俟勢不得已而後決焉於事何濟故均一餉也那借之祇播空虛之名於塞外頓發之實昭富足之盛於中邦均一內帑也留之則物爲腐而有用轉爲無用出之則人爲震而無用轉成大用均一內帑之出也遲發之則倉皇而無益于成敗之數早發之

則從容而可收夫全盛之功
皇上試惕然思憬然悟當不待臣詞之畢矣然奴
酋得志後方勾連西虜以寇邊又胡可驟議
大舉合朝夕操練姑爲自完之策俟彼久而
散散而歸後從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法
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也督臣素負天下
之望東北半壁俱嘉賴之不必定以出關亦
不必定以不出關量敵緩急相時而進止自
能有嚴有翼以定王國苟定于一反恐繫于

一而不得通矣李如栢父子兄弟俱受國恩
遼事強于彼家亦弱于彼家不於此時報乃
兄之讐續乃父之業更將何待杜松勇將麾
下亦多力士第生來客氣難除每易與人爲
忤善戰者藏形於無游心於虛當此大敵在
前尚與督撫經略同心協議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可乎官秉忠先年爲東協副將智廉勇
藝幾於兼備調遼之際行李蕭然至賣養馬
以佐路費賢可知也臣向日因巡歷在外見

報稍遲歸來得遼事始末卽向同臺御史兩
臣言曰朝廷調大兵以全遼不若先以遼全
遼借四方賢智之士爲遼畫尤當先本鎮賢
智之士使自爲之畫職於彼中知兩氏關東
則劉國縉關西則白瑜父子疏未上而國縉
果爲督臣所舉白養粹果爲臺臣所舉亦可
以見人心之同而臣非阿其所好矣然更有
請焉帝王制馭蠻夷其備不在邊境在朝廷
今邊事壞而朝政亦多非矣其憂不在兵食

在紀綱今兵食乏而紀綱亦將紊矣蓋華夷
止此日月日月惟常在天故人共仰其明華
夷同此雷霆雷霆惟時出地故人共畏其震
假令日月不出雷霆無聲將魑魅魍魎遍天
下不獨是建夷作孽已也伏惟

皇上下發內帑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遠斯
用兵之上矣

○原任宣府懷來今候調守備顧文綱揭爲候調
有年感時思報謹陳根本要議以仰佐勝機

事茲者奴酋犯順甫兩月而四尅城堡從來
邊患莫此爲甚凡有血氣者誰不思滅此而
後朝食况卑職以多年候調而分應報效者
乎卑職嘗以探夷之命得熟察夷之情于有
日矣因是而知其必有今日之禍又知其不
止今日之禍而且不止遼左之禍也征勦勢
必不免而徒手何以搏虎然今日請兵請餉
抑又何其難耶謹陳芻蕘三事仰干採擇亦
未必無少補于京邊之萬一也曰簡練舉猶

可以需急用夫兵法貴精不貴多言習變也
近見中外校軍之法但列車而陣以禦敵人
之衝而已此可謂知守不可謂知變不知變
則奇正攻守將安所出卽百萬之衆亦何當
于成敗之數昔長平四十萬之坑正謂其不
知合變耳固知前日撫順之事不可盡諉之
衆寡不敵也甲職曾窮究諸家兵法凡百十
門其間刪繁振弱撮其最精總括十四變曰
璇璣陣法凡車步騎伏之勢激勸鼓作之方

悉寓焉習千人卽得萬五千人之用戰勝守
固萬無一失且成功只朞月間也曾試于京
城巡捕時果稱精銳率以步軍二十三人擒
馬上飛賊李安等九十九人案在職方再試
於浙江前撫院劉遂蒙萃成圖帙流布宇內
今議調議餉而急不可得何不一面令當事
者司兵者講究此法將見在之兵逐一簡練
務使每變皆悉每人皆變以需目前之急用
乎昔田單鼓遺宗百人尚復全齊况遼左未

必如區區一莛之弱也仍于京營照先年議
設倭營事例挑選精壯另悉一枝以備緩急
猶緊着也曰偵探的亦足以奪虜氣夫虜犯
必預有情形我偵之果的卽不能戰亦能守
胡爲幾番受此虔劉竟若夢中而莫之支耶
無亦爲偵探者之始焉悞于玩繼焉悞于怯
不過爲觀望遁相僞傳已耳然欲其擽命踰
限以必得虜之真情要不可獨責之區區夜
役也必有機智出衆而身家關係者若而人

董其事庶幾有濟不然偵探一悞塘報無所
不悞矣且如遼陽猶在千里外事尚可諉之
塞上也乃薊昌去

陵京曾幾何地萬一有警一切扞禦之師勝筭
之略皆出之廟堂之上而可令塘報悞耶必
另設熟識夷情官數員分布其間遇警卽直
書情節不必知會外衙門致遲時日限刻報
京以作準備庶幾無悞夫虜之得以分我兵
勢惑我軍機惟此先聲詭合之爲務而後得

以乘我乃今一一探得其真虜復何所恃以逞故此舉功莫大焉曰間諜行可以致奴酋夫奴酋不能自爲力也智能任人一切蓄養治繕皆我漢人而亡命者一切聲援應合悉得之宰拱諸虜而鼻息者然犬羊無行易信易疑今如掄選材官必口若懸河膽若峙嶽者而亟付以間諜之任乃復遣一員相繼而出使其彼此勉勵爭取頭功稍寬拘束聽彼便宜行事凡東駕朝鮮西經三衛并北闕諸

虜之地任其進止我但屯兵於鴉鵲松山之
地以觀其變且爲應援如是而夷虜不自相
殘害亡命者不悉爲我用理勢之必無也此
卽以夷攻夷彼班定遠西域故事大率類此
矣職見兵餉不足事多掣肘而三事者或可
以立致奴酋况經已試之事敢冒昧陳之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事任加劇材力難勝謹摭
實情仰求多助以圖共濟艱大事奉

聖旨楊鎬准以經略兼管巡撫事務職聞命自天

書通石書 卷之八 十四
措躬無地將欲辭卸繫誰仔肩况當羽書旁
午妄冀反汗絲綸亦微職義之所不敢出也
顧官可攝而職非兼攝之材責欲專而職無
專割之器及查始事會議之疏有曰督臣遙
制千里之外則呼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
細則精神不一故復添設經略本以經略建
夷也今經略兼巡撫是制千里而筭米鹽矣
駑馬篤鹽車上太行方苦汗背穿蹄又復益
以兼兩之載可免于摧轅敗輪乎盖全遼之

虜不啻數十部落投間思逞在在可虞職受
經略之寄而不辭意謂巡撫足籌西虜職得
專精東夷耳茲領兼官必須兩河打成一片
戰守總在萬全豈一木可能支厦遺大投艱
未易獨荷故臺臣常有設兩總兵之議矣部
咨又爲長久之慮蓋恐事權不一兵馬難分
徒滋掣肘愈示孤單一似總兵不可驟添者
無已則請師法臺臣之意彌縫兩河之闕可
以濟職兼攝之所不及者惟有加西協副將

李光榮以總兵之銜俾其便于東西應援耳
光榮以裨將居遼七年戰守功績居多兩陪
推總鎮獨未登壇今且統率所部日奔波于
遼海之間往來動涉千里名雖駐劄一綫之
前衛實則驅馳四道之衝邊似當加光榮以
總兵之銜以防禦于寧前遼海之間則寧前
遼海一帶將士兵馬俱得隨便調發率而赴
警應援庶不虞我之單弱自可制虜之強梁
迤西冲邊旣得託重於職右臂亦有幫扶是

無增總兵之名有增總兵之實有增總兵之
益無增總兵之害者然非職之私臆也據寧
前道閻鳴泰通詳到職謂寧前東西一路干
城非光榮不可非暫假以總兵名銜仍管協
守事不可非光榮移駐寧遠與叅將易地亦
不可其曰光榮宜移駐寧遠者以寧遠衝而
前屯緩又前屯偏在極西無濟于東援也其
曰光榮宜以總兵銜管協守事者謂協守止
管寧遠一帶非總兵銜則難以調發錦義右

屯諸營止提所舊部而援廣寧之東亦無濟也其曰光榮爲一路干城者以其七年之間身經大小二十餘戰斬首以五十餘級獲馬以二百餘級生擒賊夷三名救回人畜無數此其功顯在人耳目必不可不一勸酬耳然職更有說焉餉尚未足且添一督餉郎官兵已漸多猶斬一詰兵贊畫臣下所急者

皇上所緩舉朝又袖手真末如之何矣查得錦衣衛指揮使張懋忠當寧夏之役曾以邊才爲

十三道御史公舉職向在河間道上覩其謹
杼一得以助捷伐一揭沉雄練達心竊重之
儻使叅謀幄次圖畫席末文章武功應有建
監伏乞卽以李光榮加總兵銜仍掌協守事
移駐寧遠如遇廣寧東西有警廣寧諸營將
士並聽調發援勦俟夷酋討平之日李如栢
回鎮李光榮改推別鎮寧遠仍補協守叅將
永駐前屯是雖目前之權宜實係經久之長
策張懋忠屢經薦舉似應酌處推擢庶于今

日邊事緩急有裨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借餉

俞綸已沛司空爭執不休仰祈

聖明再頒嚴諭趨令早發以濟危遼事項因邊餉

不敷司農告急屢蒙

聖旨敕諭那借臣備數計垣不揣愚昧因而拜疏

議三百萬中欲急處百萬而內以五十萬借

及工部臣疏上而計臣尋亦如臣議以疏聞

矣乃工部襲職爭故套堂疏未已而四司公

疏繼之四司疏未已而四司公揭繼之幸

皇上軫念邊疆十分緊着照部科所議給發應用

且一則曰人臣當以國事爲急毋得藉言職
掌再有爭執致務軍機再則曰大臣當同心
禦侮毋得自分彼此執爭悞事舉朝手額謂
有此百萬暫救燃眉而不意工部乃有庫中
積貯甚微額外軍需難緩一疏也夫臣所請
借者營繕司大工銀兩耳據工部疏稱虞衡
司硝黃軍器等項果係要緊然而臣切計虞

衡尚足辦此奚以明其然也營繕自營繕虞
衡自虞衡兩不相蒙工部前疏不云乎百萬
料稅封貯老庫先該巡視科道具題不許那
移別用者也由斯以譚可見大工銀原備三
殿三門之用其不爲虞衡那用明矣又可見
虞衡自足虞衡之用其原不借資于大工明
矣藉令虞衡積貯果不足辦又令工部所視
爲至緊至急者果真在硝黃軍器則前此一
疏再疏與夫旣疏又揭何不專以軍需爲言

而乃獨監局年例之爲諄諄也昨之連篇累
牘在監局而今之最後一疏在軍需昨之連

○篇累牘在會四司爲言而今之最後一疏在

摘虞衡司爲言此何以解焉且卽就今疏論
之其曰譬居家者不宜盡散其藏以予鄉隣
旣若以被髮纓冠之救無關於已其曰忝備

皇士大臣與國家情同休戚又似比附勛臣戚畹
之誼獨切于懷若不關情又若關情諒司空
之終以同室激衷而不以鄉隣卸責此自司

空之分義也。問寺馬價業無所辭。司空者何
爲獨不然乎。伏乞

皇上再諭司空。星速刻期。如數轉發。以濟遼軍。枵
腹以預征勦。急需不者。轉盼秋高。虜當大逞。
而無餉則無兵。無多餉則不能集多兵。從前
敗亡之耻。何由得雪。而國家大事去矣。

○錦衣衛都指揮使許濬祥題爲外侮剝膚中朝
阨腕伏乞

聖明勵精思奮發帑伸威以寧

宗社以解遼鎮倒懸事逆酋奴兒哈赤本建夷醜
孽僻在東鄙襲富致強煽氛縱虐猝起一朝
我疆闔失守郊壘殘破全軍淪覆隻輪不還
盖寰宇之變國家之耻也我

皇上承

祖宗洪基嚴華夏大分震怒孔赫簡制帥搜將才
羣策畢舉所以爲遼計者備矣臣仰覩我

皇上神聖英武駕馭六合鞭撻四夷何憂乎奴酋
何慮乎兵餉單虛哉保釐大臣希卸喪師之

罪綴飾郵報之詞今日云酋已出境明日云
手格零級始若乍驚不及掩耳之迅雷俄若
默收不戰屈人之妙術

聖心疑矣逆酋巧飾擄獲附以嫚言恣毒愆于吞
蝕弄詭言爲誑餌

聖心惑矣諸臣以益餉請以增兵請不蒙賜報臺
省以卹功逮罪請併不蒙報甚至經略視師
之初以監軍贊畫請亦不報章溢公車剗心
瀝膽言同救焚拯溺聽用鑿圓枘方言之愈

煩聽之愈飶

皇上操斗魁禦羣下遠近惴惴無敢有竊政干紀
宸衷自生懈玩進諫執奏用入行政之䟽類多寢
閣因拒內帑之乞遂將言涉東事者一槩留
中呼吸安危所係

皇上似無意於遼者忘遼是忘天下也奴酋包藏
邪念妄肆窺覬所爲吞併所爲教訓旣三十
年矣奴之必爲遼患人皆知之人皆能言之
遼非不廣且大也凡百有位誰非膺鎖鑰之

寄者曾修一日之備否聽其開市禍實囿之
撫順密邇要荒稽限防範漫無檢點奸商啗
貂參之利迺逋乘隘口之弛我之情形消息
罔或不偵硝黃銅鐵罔或不匿騁騎控弦倏
然直搗守禦者銜壁抱關者投戈生就俘馘
死踐血肉雉堞樓櫓刈爲丘墟矣迨大軍往
援兼程趨渡已蹈危機前逼方張之敵後迫
屢至之符饑渴困頓陣無行列于是一鼓盡
殲秉鉞分旄之將佐捐軀草野如林如旅之

士馬併命沙場矛及鏊鎧笳銃鞍仗平日所
愛惜儲蓄者咸爲敵資奴酋席捲凱旋區分
鹵獲據其糗醪輜重偃卧恬熙居無何萬人
壓境撫安三堡白家冲尅如拉朽屯聚冲突
惟意所適承乏諸將束手相戒未敢一矢相
加遺沿西衆虜受奴指畫協言合犯開鐵各
塞遼殆累卵矣有撼山難動之堅方可圖利
今則韜鞬不固恐見崩潰之形有騰槽飽歌
之壯庶可圖戰今則寡弱不支仍踵敗亡之

趾喪亂以來殺擄之慘丁男韶婦汚爲左衽
老幼棄于瓦礫流脂滿壑暴骨彌山垣扉晝
閉行旅滅踪濁霧悲風梟鳴狐攫一二遺孑
哀哀待盡莫必瞬息之命遼陽以北瀋懿以
東不異羅刹鬼國此等景象受事者嘗達

重閹乎張承胤挺東道之忿躍馬喪元萬邦寧
抗睢陽之圍殉城剗刃梁汝貴卜向績之死
綏王命印之罵賊數臣者忠義是式視死如
歸矯哉烈丈夫也九原爲厲一字未褒陰雨

啾啾游魂漠漠若敖望絕孤嫠夜號較昔年
李如松戰歿贈祀隨之者殊逕庭矣胡不早
爲分別勘奏表承胤等之功次徼

聖明懿典以風勵來茲至于守備不設之律三章
具存從來所無之罪一褫難謝又降虜叛臣
授僞官婚夷女建牙擁隊以氊裘富貴自豪
者不識遵何道追赤族之誅賞罰懵懵

天憲幾於廢矣奴之狡驍徂詐百出片檄發難已
露閃爍之端七宗惱恨又雜漢人之語中行

全言通石畫 卷之八 三十三
衛律效吠滋多一寇陷邑再寇掃堡其意豈
止洩北關之怨涎清河之腴已哉前後侵地
已數百里三韓延袤餘幾堪此摧剪毋論

皇輿版籍寸地寸金環九邊茹毛飲血之虜屬
耳我之聲頰嶺海流沙之外雕題辨髮自爲
聲教之種類小醜不卽撲滅何以懾觀望令
戎狄見也奴雖橫然有大志無大度颺忽去
來剽竊蹂躪犬羊豺虎而已以遼勦奴誠不
易以天下勦奴取而磔之以釁鼓可旦夕待

也酋酷惡窮兇天地山川厭其腥穢

乾斷森嚴決誓定勦矣大將殞精銳屠葛牧斥堠
數不蔽額標翼練勇少不填伍空鎮渺無可
恃召募調遣中原爲之洶洶薊永天津先至
真保繼之淚痕相向腸枯者枕驛門遁者趾
相接矣應募土着生雖邊氓未履營陣金鼓
之節擊刺之方曷能諳察驅之搜闔有不旗
靡轍亂者乎含靈具體之赤子何辜以助奴
酋一快耶續抽宣雲秦楚強健約以兩月齊

至關中金甌之盛率土皆兵兵漸集至餉不足憂方大耳自古用兵惟將將爲兢兢遼有總兵人各爲軍不相統攝特拜經略以冠之乃晉魏之都督軍事唐之大元帥宋之都督制置安撫大使是也雄要莫尚焉僉薦舊遼撫楊鎬受節臨戎羣情屬望錢糧兵馬進止機宜悉以聽之卽秘謀長筭亟授幕府使其鎔裁任專則心一權重則意行告厥功有大賚不用命有顯罰構非常酬知遇是在鎬勉

之然無米而炊空拳而搏也縱神乎技者篋
以濟矣初議暫措軍資一百萬兩以爲目前
需費俟大勦日兵倍而餉倍之除戶部外貸
罔寺貸水衡僅五十萬其半則丐于內帑我
皇上始允十萬若有待焉久之以搜括不敷竟責
度支矣內庫羸縮非臣下敢測以累朝豐裕
皇上恭儉遽諉曰匱非臣下所敢信也

勅下戶部多方那借設處不得藉言內帑爲辭
欽奉

綸音司農議索南部賣米豆停快壯清虛冒帶徵
剩存遺費贖鍰浮羨稅課漕折俵價屯鹽缺
俸班銀戶科議扣工食廣事例查覈藩轄創
冶鑄錢不遺涓滴纖毫臚列條款可謂罄智
殫思矣諸臣之抒畫策者如此

皇上自爲軍國計者何居催徵四出勞騷窒碍而
遠者踰年近者匝月燃眉之窘奚賴西江顛
危日蹙羽書迭至輸運遲滯經略未由展布
仰屋而歎部曲究且渙散枵腹以去耳屯膏

聖明之澤有時而施望蜀之心豈能自己宮中府
中總皆富有之積外庾盡終及于內帑速給
○
緩急均亦浩蕩之恩旁求竭豈容于獨靳早
一日蘇遼人一日之塗炭多一分免遼地一
分之破殘宗廟所付托臣民所懇禱合遼生
齒起白骨而再肉係于

聖心一轉移間也我

皇上作古今真明聖主爲天下大慈悲父惻憫艱
難深維至計軍中馳奏暨讜言入告者留神

省覽最關緊急卽詢于輔弼立賜批答儻須看詳
申命於樞臣亟擬按覆慨沛內帑數十萬身
任督解之役朝兌發而夕就道不十日可抵
軍前宣揚

皇恩遍示將卒當感激歡呼勇氣百倍矣冒險阻
觸鋒鏑祥甘之如飴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極陳太倉匱乏之由竭
攄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封疆以奠治安事

臣自遼事阽危以來頓覺心膽俱裂籌畫罔
資凡臣搜括於庫藏督催於省直借湊於南
北部寺亦旣智盡能索不能逃

皇上洞觀矣今遼旣喪孤城又尅三堡彼如負嵎
之虎莫之敢撓我反爲遊釜之魚殊難自脫
東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搖動須察其影則今日議餉非但爲援
遼也更有根本之深圖焉無柰設處雖有多
端緩急殊難猝辦臣又安得不仰天而疾呼

頰首而陳請蓋與其坐而待疲徒貽悔于將來孰若巽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屢牘措處外再無方以點化惟是彼此輕重之衡敢悉計而徹聽聞今日之事臣姑權外庫之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權爲那移可乎臣姑陳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徵解而求

皇上軫念那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十九萬歲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內外等用約四十萬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

浮于入矣遇有饑荒隨卽補措此出者必不容減而入者必不能盈故匱竭所從來也而况借支也而况題留也卽使外解刻期至猶慮不敷乃各省直所欠京邊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之數矣此太倉所以匱極而邊餉所以拖欠數多也臣且爲皇上括大旨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必有惻然于此者蓋太倉所入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縮誰能益之分毫况

缺而未必充也脫不意如山東之旱江西福建南直之水能保徵輸如期耶守臣之請蠲請賑真忍坐視耶此虞其縮于額之內者也然而未始不浮于出也太倉所出之數已定而不勝其盈誰能減之分毫况事又未可預度也脫不意如薊鎮宣鎮兵變如征播征寧夏備朝鮮之役能無車牛轉漕之費耶能力請之內帑耶此虞其溢于額之外者也然而又嗇於入也出者浮則源之索也安極入者

嗇則流之窮也何繼臣方惴惴焉而更念遼
之兵餉未有已也前䟽搜括而外又不得不
憂其卒而圖其始則有暫講那移之術以爲
有備之圖耳 其一改折十庫物料查隆慶
元年禮科給事中王治題甲字庫銀珠紅花
光粉水銀等料將見該起解之數各照原定
時估折徵銀兩解發濟邊又題丁字庫黃蠟
顏料油漆并銅錫水牛皮角等項各照原定
時估折徵銀兩解部濟邊凡以十庫之物用

之有限而供之無窮故惟權其盈詘如此今
查甲字庫實在銀珠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
六千四百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漆等料共
一百七十萬六千一十二斤零其間名色頗
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壤者多矣曷若改
折一年以後另徵本色庶幾百萬之金錢立
可坐致而于庫用無損蓋以無用之積拆有
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需也况此何等
時何必坐蠹也 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得

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俱有徵解而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薊州等府歲額解部於軍器局內僱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真定等府委官如式造置今每年虛糜錢糧一萬餘兩而濫惡無當于用何如改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卽朽腐之資皆軍實之需也其一議留各關折買錢鈔查得臨清

蕪湖荊州南北新關許墅淮揚河西務等處
各收商稅錢鈔解天財庫等備百官及軍士
空名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來給官者
少矣每軍士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
隨手而易之九門錢戶鈔戶逐月交納亦隨
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同倒換祇煩故事莫
可究結暫議折收銀兩解部俟事定之日照
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碍而芻粟有藉何
聽其中飽莫問也若崇文門所解寶和店銀

店之名近于市而解之數不過二萬餘何難
捐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并謝其名于
貨取也 其一處織造以杜那借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婚禮日侈凡內外欽賞表裏袍色倍益
頻增蘇松兩浙之民杼軸其空于是正項繼
之加增加增而至于那借矣昔猶以事屬之
部借工部錢糧今則借稅契借條編借京邊
正項蘇松已借支本部三十餘萬兩浙江借
支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餘兩此皆積匱

所由來也夫法官之服自有定式臣不敢知
編派之賦自有常經該省直何爲缺額而借
支臣部合裁其加增禁其額外宣索凡所應
還臣部者責令補償仍嚴諭永不許那借斯
亦補偏救敝歲計有餘之一策也其他御馬
監勇士營馬匹糧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辦香
蠟折色宜濟邊也則皆科臣極慮之言臣亦
同此心也其他各衛軍丁占役包糧宜革也
錦衣衛月糧之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欲言之

慮臣亦共此念也凡臣是䟽所請不過以外
庫之贏餘濟外儲之不足而已此積之以待
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罄以待炊而收其用
于呼吸者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徵爲今日
之權那而已此積之以不用而終歸無用彼
則枵腹以待飽而收其用於封疆者也況於
軍糈固有益也於庫藏無損况封疆固

皇上之封疆也于庫藏之出納孰重我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

幾盡也固

聖智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爲匣而以寸粒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顏
莫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隱也今奴酋之氛亦孔熾矣初聞其
來則急及聞其去則緩聞其復來則又急不
知酋有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
心全遼危在旦夕而令持節秉鉞之人操空
拳以搏枕戈環甲之旅捧饑腹以殉耶臣不

能以既罄之瓶壘實以天來之物而消

皇上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熬煎當

于大冶之鑄而成

皇上內寧外攘之績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矣
臣心已碎矣合於前後數十款臣已畢竭而
無餘矣卽咎臣以些窳而補綻決壞臣不知
堅移之神力矣卽罪臣以枘鑿而隨形裁革
臣不知轡委之神馭矣是在我

皇上通重輕之權度本委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

源究於一時萬世之紐慨然

批允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追罪戾將三韓
之墉壘仍藉壯麗而萬國之梯航無憂匱塞
矣國家之安危實在此舉臣故冒昧仰瀆

宸嚴不勝惶悚懇祈待命之至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憂患思防再攄一二末
議以佐軍興事職竊見自遼事起內外震恐
救焚拯溺日不假給無論四方調發卽一薊
鎮言之撫道切纓冠之義協路罹池魚之災

簡兵馬勤輓輸造盔甲置車輛造刀鎗火藥
弓矢鉛鐵子督臣當關調發無一不灌輸于
遼近經略又請照征倭之例抽選薊兵八千
七百督臣增益之而家丁之外每營挑選力
士力士之外各協又挑選烏銃手亦不遺餘
力矣而兵餉未集募補未足舉朝旣憂遼又
憂薊臣不敢多議以掣當事之肘亦不敢以
危言分實事之益惟以事俾軍興敢直陳之
盖有久逸而當使之思勞久安而當使之思

危者則京軍更番之制是也是舊例所已行而後遂廢格者也夫京營三大營兵馬十萬有奇又選鋒九千固國家歲費三百萬漕糧養之者也重以馭輕義固宜然承平日久驕惰日甚一遇有警恐不任受甲而班皂寄踪剽掠時聞則偷閑之過也今諸臣日日簡練旌旗頗生色矣查得大明會典萬曆二年議准總協大臣防秋之時將三大營戰車之兵調撥一枝就令本管將官統領赴薊鎮軍門

聽派相應處所屯駐遇有虜變與邊兵併力
截殺事竣撤回又嘉靖三十七年題准聽征
官軍三萬五千員名防秋三個月每員名行
糧每月四斗五升又嘉靖三十八年題准巡
視京營科道會同提督聽征等官將營軍揀
選精銳在十二團營者選作八陣以四陣爲
奇兵四陣爲正兵專防京城在東西二官廳
者分作十二枝六枝出征六枝休息更番節
力四十年題准京營春秋二防各選兵四枝

赴居庸防守每枝三千人馬兵三百步兵二千七百春防以正月十五日行三月終回營秋防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營每防叅將佐擊各二員聽彼處總督巡撫節制夫自內而外更迭徃征其益有二耳習烽燧可以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藉名稽發可以覈實數此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徃日之數於秋防之時分發密鎮潮河川喜峰口古北口一二要害處防守三月一換路

途密邇發則一二日可至而足力不疲儻都城有警撤則一二日可旋而往來甚易且三月一換時非久也况薊鎮兵馬赴遼者精銳幾盡補額尚未有緒而秋高實爲可虞京營有此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則有一人可省一人召募防一處卽免一處空虛譬之富家主人素養奴僕多人日食廩餼儻盜賊環攻則使之安坐于家乎抑出而扞禦于外乎若云恐有庚戌之變不知庚戌之變未嘗不自

潮河川古北口諸處來也明王守在四夷豈
曰區區一城之聚乎夫此言其近而小者也
仍有至大至要爲諸臣所已言而猶視爲泛
常者當此奴酋暫退當事諸臣不可不亟爲
着力則結虎墩兔愁抄花阿卜宰賽諸虜是
也夫我之兵力不及酋之百一人所知也我
日益添兵彼日益糾黨我所添者鳥飛魚散
草木皆驚之衆彼所糾者狼吞虎噬風雨不
避之儔彼謀果合我卽日日添兵猶以雪點

湯亦何益乎故千兵萬兵不如使西虜向順
于我千筭萬筭不如使西虜不歸于彼夫北
關爲奴酋所切恨宰賽則其親戚也恨者料
不爲彼用然我不可不更以堅其心戚者料
不爲我用然我不可不構以散其合至虎抄
卜煖諸酋日受我撫賞乃日爲彼糾合湏大
爲招徠曲爲宣諭寬邊臣以文法假通事以
便宜能使其盡爲我用者上也可省我數萬
兵之力卽不惜數萬兵之餉以給之而且加

以封號卽不爲我用亦不爲彼用者次也可
省我數千兵之力卽不惜數千兵之餉以給
之而且厚以撫賞儻得犬羊回念鴉鴟懷音
遼事尚可爲矣且聞奴酋所用以攻城尅堡
皆遼之民人皆遼之器械彼方能用我之人
以攻我而我乃不能用彼之夷以禦彼卽此
已出酋下矣夫漢之計至行賂于單于闕氏
唐之亂至借兵于回紇蓋知中國人力不足
與虜爲敵故因而用之而柰何不以此爲第

一着也昔永樂九年建酋歸附

文皇帝卽設奴爾干都司以羈縻之然必分而爲

三又分其種二百六十誠以分則氣散合則
勢大耳今彼之兼併已盡諸夷獨有西虜尚
在觀望而我可不亟挽之亟收之乎嗚呼遼
事急矣一時暫伏必將大逞幸一日之無事
不啻一年真有如遠臣所揭者以氣數度之
必非晏然柰之何人心方切緯恤而

皇上漠然若不聞知夫胡馬生郊

肅皇帝時蓋亦有之然而當時何等明威何等法
紀赫然濯靈臨朝召問以故文武將吏凜凜
用命昆夷喙息而今何徒以冥冥決事耶

皇上無謂重熙累洽必無是也唐玄宗之世海內
太平桑麻遍野乃一祿山倡亂震動中原名
城皆下哥舒翰擁五十萬衆於潼關猶爲失
守至每夜令驛路燃一火炬號平安火宮中
又皇望以自慰及麾下告急始倉皇西幸夜半出
延秋門嗚呼晚矣伏惟

皇上法

肅皇帝之所以得鑒唐玄宗之所以失召見臣工
商確政事以爲整旅邊徂之計使秋防無恙
更議大舉庶無與亂同事也

○南京山西道御史孫光裕題爲國患正憂叵測
聖心豈宜解嚴伏乞

皇上發帑任人計必勦以保疆圉事我國家奠鼎
神京三犁虜廷造茲寧宇二百年來降王納貢
安若覆盂奴酋一小醜屬夷世受國恩一旦

稱兵犯順爲九邊嚆矢盪城破堡覆軍殺將
虔劉我人民以數萬計誠非常之敗衄未有
之戮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舉朝非婦人
誰能坐視今酋雖退而狡謀不測志不在小
或張聲勢以嚇我或聲東擊西以牽我或更
番迭來以罷我或堅壁不至以衰我或乞和
以愚我或故爲小敗以驕我或委南人以餌
我或挑諸虜以分我最後則大舉以攻我度
其形情總不出此雖兵略不能爲女直而富

強猶可爲元昊奴酋一日不滅遼東一日不
得安枕遂成一尾閭漏卮國勢由此削弱萬
一天不悔禍忽然得志于我則遼東非國家
有也遼東震則薊鎮危而宣大隨之

神京能晏然寢處乎此誠肘腋之患腹心之憂
皇上宜何如憂勤旰食博採羣策以爲勦滅之計
乃遼警以來所僅見之施行者惟起一經略
一總兵三四廢將外未見一議之報聞一事
之轉動居然自以爲無患置若罔聞如所請

內帑五十萬猶存乎見少僅發十萬以爲搜括所致酸澁至此敵人聞之其有以量我也議者見空拳之不可赴闔無米之難於巧炊皇土不得已而主守之說亦苦心甚矣竊以滅奴之策不過戰守兩端戰不離守必能守而後可以言戰守不離戰若不戰何以成其爲守合之其實並濟分之其名兩犄主于必勦則人懷敵愾之思士奮死綏之氣不能取捷于目前猶望收功於後日如以守而已究竟亦

和之別名而已遼方膽落於新挫振之猶不能起策之猶恐不前而先授以守之題目將來不彌縫結局苟且弛擔者幾希二十年來惟不主戰而主款以養成今日之禍今日若不堅主勦之一策異日爲國家肩背患有不可勝言者宋人專主和議和之一字與宋相終始而宋遂以亡堂堂天朝猶是金甌之下其甘宋人我乎說者謂女直兵滿萬不可敵竊揣奴酋不然昔女直倔起草昧計不反

顧混同一渡勢不留行奴酋酣飽富貴之餘
乘撫順之勝不能乘勝長驅猶然反顧其巢
穴還是戀棧之馬而所居重城自固非逐水
草之本性猶虎豹之遊園囿雖猛可縛聞其
內城以居親丁外城以居疎族城外以居部
落降人猜忌驚毒非誠得人心者親弟而殺
之愛子而囚之父兄兄弟宗黨之間人無固
志所親愛者披裘食肉而踈遠則不免饑寒
之恨第畏其威耳南關遺種仇怨入骨北關

亦圖一當以擬其後而遼人南人沒于虜者
未嘗無鄉關之思是奴酋亦自有間可入也
第恐與奴酋習者不能辦必取之志耳李氏
功名富貴起家遼左自一敗于李如松而精
銳盡再悞於李成梁之棄地而釁隙起人有
遺憾焉李如栢誠以此時雪兄之耻盖父之
愆不難捐家報國奮揚天討生擒奴酋還報
闕下豈不一門鼎盛功名隻千古無兩哉如栢
有心王室必能勉之經略楊鎬三入遼矣奴

酋之情僞微暖盡知之矣兵機之秘不可先傳閩外之事豈宜中制聽其防秋事竣圖上方略假之便宜優之歲月寬之文法必期滅酋而後已裴度告憲宗曰臣誓不與賊俱存賊滅則朝天有期否則歸闕無日誓志激烈卒有成功臣願鎬之爲裴晉公也岳武穆有言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今日之遼值極貧極困之秋而人心又當靡焉索焉之日必須武臣並不愛錢文臣亦

不怕死而後遼事可爲也臣爲遼之文武諸
臣願也自遼至撫順六百里而遙鞭長不及
馬腹宜以撫臣仍駐遼陽完固根本而經略
往來開寧間大兵重鎮以斷夷虜交通之路
撫賞諸虜諭令各守舊款毋與奴合而我乃
得專事于奴或用北關或連朝鮮或水兵渡
海得其要領出其不意以興問罪之師此非
得精兵六七萬費數百萬金錢不可

皇上內帑所儲窮天塞地卽東征西征裕然有餘

古之能用財滅虜以雪漫書之辱千古稱雄
者漢武帝是也不能用財爲姚令言之一掠
者唐德宗是也近奴酋以漫書聞輒敢自稱
爲建國稱中國爲南朝幾同敵國豈
皇上雄謨神武羞稱漢武而甘受其辱若此臣竊
耻之謂宜赫然震怒大張撻伐滅此而後朝
食而尚吝惜阿堵爲哉伏望

皇上速發四十萬以濟目前則三軍聞之不戰而
氣自倍矣然餉之一事宜大爲料理或新創

減奴事例如鬻爵惟有司不宜餘自中書而
下皆可贖罪惟大辟不宜餘自遣戍而下皆
可其銀一歸之兵部專備遼用戶工二部暫
讓毋爭以救燃眉之急他如開採織造羊羜
潞紬黃金等項暫借折價二年他如內府之
茶蠟鹽料硃漆麻膠皮張等物充物如山徒
資朽蠹聽巡視衙門查其料有餘而用稍緩
者暫出本色亦改折二年他如各稅監之銀
毋解內府盡留充餉以免出納之吝方爭罷

言選石書 卷之八 四十四
稅而臣乃以借稅請者適見

勅下張燁催僨稅銀急于星火搜括無遺豈宜借
此名以實囊橐正當爲權宜之濟耳奴酋不
當中國一郡縣侈言富強我國家四海財賦
精心講求多方稽覈亦何難具數百萬餉餉
足則不患無精兵不患無謀臣不患無死士
奴酋之頸可計日繫矣廷議先守而後勦原
爲目前萬全慮第恐邊臣不察因之藉口異
悞觀望浸淫其說變而主和以至悞國則有

石星之殷鑑在勿謂臣今日不言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題爲遼勢方危
援兵難緩乞

勅各鎮兵馬務選精銳依期赴援切同讐以紓
聖懷事竊照奴賊匪茹大肆猖獗一入撫順沒我
全軍再入開原尅我三堡經略楊鎬以遼左
殘弱之軍不能當奴酋方張之勢請調各鎮
兵馬不啻執熱之于濯也

皇上允兵部議復奉

明旨這議調各鎮兵馬及先發餉銀以充召補俱
依擬行兵部隨發新餉二十萬特差司官二
員齎解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一面催押各鎮
兵馬前來一面聽各鎮募新兵充補額數夫
遼左迫急勢不得不調兵各鎮各鎮空虛勢
不得不募兵充補調兵各鎮所以爲遼左計
者甚亟募兵充補所以爲各鎮計者又甚周
皇上計各鎮甚周則各鎮必不得以有事爲辭
皇上計遼左甚亟則各鎮又不當以時日少緩也

况今傳聞奴酋稍俟秋涼復圖大舉遼之安
危尚不可知厯

皇上東顧之憂無已時也如各鎮之援兵稽遲無
當于遼之緩急則又何異于無援職以爲各
鎮援遼之兵入遼之期宣大以七月初旬至
山西以七月中旬至延寧以八月初旬至甘
固以八月中旬至如耽延過期是爲違玩如
各鎮援兵不盡皆可用則又何異于無兵職
以爲各鎮援遼之兵入遼時又赴遼東巡按

御史點查中有一卒不銳一馬不強一器不利徒具虛名而無實用者是爲欺罔至若宣大山西三鎮所調兵不過一萬延寧甘固四鎮所調兵不過六千取數不多似亦易應況隨調隨補有救于遼左又無損于各鎮此非有便有不便也如其再執各有封疆之說復作舍已耘人之議或以新兵相雜或以半數相應者是爲支吾違玩也欺罔也支吾也有一於此各鎮督撫鎮道臣皆不忠於

皇上者也職得執白簡從事毫不假借仍乞我

皇上再加嚴諭令各鎮諸臣勿襲故套致誤疆場

以貽君父憂庶幾不失人臣之義已然職更

有說焉宣大山西所謂兵馬一萬分統者則

原任山西總兵張萬邦原任遼東總兵馬林

也延寧甘固所調兵馬六千總領者則原任

總兵趙夢麟也夫張萬邦馬林趙夢麟所統

領兵馬或以五千或以六千各赴經略聽其

調度軍威自壯將權自崇職可無容議也獨

計劉綎柴國柱官秉忠等亦皆奉

旨出關以聽調遣今柴國柱至矣所帶家丁則僅

二百聞劉綎官秉忠所帶家丁亦不過各五

六百人曾不得比于中千遊守之數相率出

關則其氣色先已黯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

而爲奏捷伐之凱乎職前曾以諸將出關無

兵可統有兵寡將孤將多兵亂之慮卽今經

略亦言東援諸將先後至者各求兵馬愈分

愈薄職區區之愚似與經略偶合世未有無

兵而可以爲將者亦未有二三百五六百兵而可以爲大將者故大將出關既有成命雖其分兵太薄然終不得不分但使成大將之體隆大將之權勿爲軍士所輕夷虜所笑得展布四體以共圖成功是在經略處置得宜非職所能預設也職又據經略前疏謂真定六千已爲烏有夫此六千快壯當時保定撫臣靳于中以遼東事急募兵難應將原籍壯快暫議援遼義在急公爲計甚便今且檄下

言選石書 卷之八
四八
州縣聚令赴援矣又聞于是月終旬督快壯
起身出關有日矣惟是畿內承平日久快壯
向不過供勾攝守城之用金革之事曾未之
聞雖保定撫臣履任之初時行練習多方振
刷終是脆弱不堪戰陣且保定總兵王宣所
統援遼之兵四千餘督臣汪可受以單弱無
用徒糜行糧止留二千五百揀退幾半快壯
之無用猶甚于保定之援兵也與其至關揀
退徒滋往返之勞不若先行酌處更免行糧

之費快壯工食每名歲該七八兩之間職以
聖方爲六千快壯之內留一半于各府州縣守城
捕盜以衛地方折一半工食計三千快壯可
折銀二萬餘兩解至遼東就近召募壯丁以
資備禦遼東得精兵之用畿內無騷動之苦
中外兩便斷斷可行該部急議咨行保定撫
臣如快壯未發而蚤諭止如其旣已起程亦
卽速行撤回無滋煩費其應折銀兩限於七
月解遼不得稽遲致悞軍機又據戶部議扣

在官人役工食十分之三以充遼陽六千快
壯其工食皆在扣中既折一半爲遼東募兵
之資前議應扣工食似乎此項人役應行發
銀以蘇貧役此皆遼東兵餉所關亦便計之
一端也故敢列以並聞

○南京河南道御史郭一鶚題爲忠謀盈廷采納
宜速

聖武布昭奮發惟斷萬祈紀綱自肅狡囚必伐以
雪羣忿以保永治事臣聞重陰闕結之後必

有震霆以宣其滯骨節積轆之餘必有攻餌
以蘇其鬱國事倥偬之甚必有一番震動以
肅其威理固然也我

國家二百五十年來未有突被奴酋之虔劉橫
遭狡夷之玩侮如今遼事之甚者也近抄傳
酋諄書至南殊爲可愕可恨爲人臣者憾不
犁其庭掃其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詎謂臣
下所不堪者一經

聖覽能堪之乎夫天下非乏忠智之謀勇戰之士

也惟上恣所使之從遼左債事上自政府下
逮郎署旁及武弁其間嘔心謀國竭愚獻策
者不啻詳矣雖言人人異而酌取之有頗可
採者其間議餉議兵議勦議守者又不啻詳
矣雖見人人殊而參合之各有恰當者是在
皇上以虚心兼聽而以奮心獨斷蓋周祐是篤全
憑文王之一怒蔡功立就必唐憲之決行矧
今日之天下猶是物力全盛之天下也今日
之人心猶是愛戴聖朝之人心也今日當事

文武將吏猶是奮不顧身可策而前之將吏也何物奴酋敢一旦藐中國而易視之顏行故逆天誅難逋貽我大耻通國衆憤此正我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請得悉所宜斷者言之以政本孤單日懇枚卜者則斷以言路垂空急請候命者則斷以督撫駐關敷陳諸石畫者則斷以經略既至且圖上方略者則斷以建議募兵一惟北地宜者則斷以羣議籌餉惟內帑多發者則斷以擅才品如熊

言通石書 卷之八 五十一
廷弼足當一面者則斷以熟遼事如劉國縉
允宜贊畫者則斷惟一斷可以服中外注望
之心可以奪奴酋狂逞之魄可以壯三軍敢
戰之氣可以洗

國家無端之耻譬之日月高懸而幽伏畢照矣
譬之霹靂必發而魑魅潛踪矣臣因感憤遼
事且慨今天下之紀綱幾頽敗盡也聞之先
儒曰天下之患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不在兵
食而在紀綱謂紀綱一肅而兵食乃裕邊境

自安耳臣無暇遠引卽以近事論安置罪宗
也可擅毆無辜之郎署潛避淨犯也可誣謗
執法之有司近籍

聖斷而暴行稍戢甚者以罪過叢積之郡佐被劾
常事耳至反噬撫臣而不恤以盜庫故逸之
犯吏爲類么麼耳妄訐州官而罔忌鹽徒可
駕巨艦而雄行狂寇可劫鄉紳而蜚遁姦弁
巧合于庾吏至侵冒多糧而肥已監犯潛通
于外寇至反獄幾處而相聞此豈盛世所宜

有卽有之豈宜頻于今日長此安窮將令持
斧大吏不得問一轄屬之員司庾部曹不敢
詰一武弁之姦豈成世法豈成事體是內治
之當振不後于外攘之當急此亦我

皇上一怒用斷以安天下之時也夫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原相循環而撥亂反治勢當早
計今忠謀畢效于廷矣可憂可懼者臣亦不
憚焦唇繼諸臣後言之矣伏祈一震奮而紀
綱霜肅一振揚而外內風清慎勿習屢倖之

傲而忽茲深恤狃小喜之集而忘茲大恐蓋
安遼劓首之長策要從議餉始必餉足而後
兵足兵足而後將任將任而後度時勢決進
止議事者姑勿遽掣人肘此必然之成筭也
不然以目前計之設餉不足三百萬兵不滿
六七萬起用諸將不練精卒不習技擊而輒
撻伐狂酋恐非制勝之深計籌邊之全策
也國耻欲雪則酋在必討國威欲振則餉在
必先伸威雪耻則紀綱在所必握是在

明天子加之意耳

○左軍都督府鎮遠侯顧大禮題爲時事可畏敬
攄微忱懇乞

聖明兢惕在念速勵乾綱以全遼左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自聞警以來日夜惶惶祇緣勲庸末裔
愧無一籌以報稱徒髮上指然而漆室之女
尚且愛國矧臣世受國恩休戚與共葵曝之
忱敢不披瀝以瀆

聖聽臣思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當

二祖創業定鼎費幾許拮据綢繆以相傳至今一
民尺土悉當注念頃者奴酋侵尅我城堡豈
尺土之地殺我赤子豈一民之命此何等時
勢值民窮財盡更遭此干戈屠掠使賈誼復
生其痛哭流涕者當何如乃

皇上猶深居靜攝災異頻仍曾不聞有罪已之詔
封疆日促曾不聞有震怒之行偷安積弛釀
成纍卵今尚怡堂不悟夫遼東爲

神京左臂左臂業已傷殘腹心豈得寧謐所云養
其一指失其肩背者不其爲狼疾人乎臣揣
聖意不過謂向者若哮酋楊酋關白等俄報猖獗
俄報掃除區區奴酋亦何足慮或又謂向來
臣下專飾虛詞務爲誇毗卽邊情報倣以小
爲大出師以少爲多徒耗費錢糧冒功冒賞
所以今日緩視遼事而一切章奏留中不發
臣以爲奴酋之蓄謀也久立志也大其爲計
也詐而狡非諸酋可比今日邊臣之所奏者

皆實也羣策畢陳亦有可行也

皇上非無離照之明特息忽而不振耳臣竊恐以
皇上泄泄則臣下未有不泄泄者矣將

國家大事倚賴何人萬一根本動搖噬臍無及
宸斷亟宜奮而

廟算不可不固也泰交者國之治徵

世宗肅皇帝留心國事不時召諭曾未有堂陛隔
絕如今日者

皇上昔爲張差細事而召問今遼事何如危急反

不一行

召問目今根本之患不若一張差么麼耶臣願
皇上亟當時召輔部大臣面相商確已失之地何
以克復見在之地何以固守兵何以足餉何
以足計畫萬全務保無虞有此都俞氣象何
酋不滅則上下之交所宜亟也賞罰者國之
大權昔逮沐睿陳用賓于獄而武定遂平今
乃以喪師失城之大罪付于不理邊臣何由
盡瘁且馬棟等以怯敵而議死今維翰以失

城而罷官是法最重于武而輕于文將帥何
由致命唐雷萬春以枵腹守空城面中六矢
而不動今天下寧乏此輩患在勸懲不立無
以激其忠勇耳母惑乎李永芳敢于背君而
竟爲奴酋效用統數萬之衆睥睨中原輒當
上書自稱曰汗今止懸賞千金而欲以擒之
賞旣不重誰肯捐軀若張承胤之死今皆賞
其忠自臣言之彼罵賊而寸鬻者真忠也承
胤素不習戰始聞寇至不勝張皇旣迫于維

翰而冥行被戮臺臣不曰李維翰以紅旗殺承胤乎是承胤之死非以報國實以辱國非死于忠實死維翰也特較之永芳彼善于此耳則今日必欲掃蕩妖氛賞功罰罪之條尤所當亟講也若夫守者國之常經能戰所以固守惟有兵有餉始可戰以守維能戰能守始可以征勦今兩月來議勦議戰而虜勢愈熾開鐵又且告危遼將不可守矣昔御史屠仲律言邊臣禦寇不善用兵之弊有九以今

觀之不能制敵而反爲敵乘其弊何止于九也尚書張直言近日邊餉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以今觀之邊餉之增無有定時則其無實數無實用更有甚焉者矣毋感乎一旦有事遂潰敗不可支也整理更新正在此際臣伏願

皇上亟爲惕勵念

祖宗創業艱難速求所以全保之道專責于輔臣樞臣計臣先固疆圉後議撻伐不獨山海重

地凡係口堡俱爲緊要亟令部臣行之各邊
選將練兵嚴謹斥堠防守不可少疎蓋奴酋
明欺中國之貧弱敢于逞兼有我人爲之
鄉導情形虛實已盡在虜腹中安知不由徑
而來乘虛而入秋高馬壯時正可憂此固守
最爲急務也臣又聞古者以夷狄攻夷狄如
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單騎
往說回訖約擊吐蕃吐蕃聞之引兵遁去回
訖帥衆追之遂大破吐蕃今東西聯合其事

相同此策正可行也亟宜曉諭各邊酋長誘以厚利有能擒奴酋者重其賞大其封仍以建州屬其統轄有能擒永芳者亦厚懸封賞而不吝德威所及孰敢有違不惟奴酋跳梁可除而諸酋合謀逆志亦可潛消則遼可保無患矣遼無患而社稷可永無憂矣至于關禁法最嚴密張儒紳等借稱廠置買皮張將欲何用是何年月日出關何衙門文憑而行且擅帶夷書敢作姦細明係私通外夷法所

不赦守關踈虞亦可當究問也至于請帑之
疏束于高閣不思諸侯所保者惟在土地人
民政事况天子乎今日土地可棄也人民可
殺也政事可廢也而帑金必不可發臣恐無
餉則無兵無兵則無遼遼一失而天下未可
料也值此土崩瓦解之日卽傾儲而出夫復
何益

皇上早翻然省悟思此大寶爲

祖宗相傳不可等于朽蠹早定睿算嚴諭羣臣矢

心謀國共期安內攘外鼓舞將散人心挽回
將危國勢則金甌無缺天下安如盤石臣帶
礪之盟亦可幸無墜矣

籌遼碩畫卷之八終